

【花園】

——三則現代與聊齋

全劇中，舞台上的故事皆取材於中國古典小說《聊齋》，布袋戲的段落則改寫自《牡丹亭》中的著名橋段。

全戲加序場及中場，共為八場。第一、四場為同一個故事，取材自〈聶小倩〉。第二、五場為同一個故事，取材自〈畫皮〉。第三、六場為同一個故事，取材自〈封三娘〉。同一個故事，前、後場之時空、敘事手法不盡相同，且因故事與原著只存骨，血肉不留，因曰取材，不說改編。

人物

【花園裡的人物】

第一場 教授

少年

第二場 女鬼

妻子

第三場 小范

小封

第四場 教授

少年

第五場 妻子

王明讚立委

電視節目女主持人(由女鬼飾演)

攝影師

法師

第六場 范十一娘

封三娘

孟安仁

【布袋戲人物】

小姐、公子、丫頭、小姐父、小姐母、判官、獄卒若干、趙大、錢十五、孫心、李猴兒、花神、土地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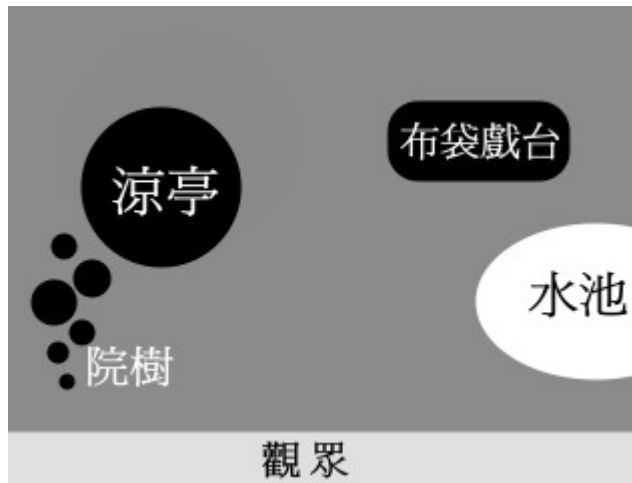
註：第一幕花園裡的人物除小范、小封之外，皆著古裝，第二幕花園裡的人物皆著現代服裝，但封三娘著古裝。

場景

花園，可以是故事發展的時空，也可以是角色人物的心理空間。

一座中國式古典花園，有涼亭，荷花水池，院樹一棵，植栽著各式花卉，並嵌置著一座布袋戲台。第一幕，花園裡花團錦簇，四處是美麗的楊柳花卉，有一種古代園林中只供女眾遊賞的後花園的氣氛。第二幕則荒煙蔓草，亭台剝落，有一種人去樓空的蒼涼感。

主要景物的擺置方位如下：



第一幕

繁花盛開的花園

序場

(黑暗之中。)

丫頭 小姐，眼前就是花園的門口，請小姐入去。

小姐 不知景致如何？

丫頭 小姐，恐怕這的花花草草會踏黑你的繡鞋啊。

小姐 春香，不到園林，哪會知影春天的模樣咧？

丫頭 便是。

(吟唱崑曲《牡丹亭》〈驚夢〉中【皂羅袍】的嗓音裊裊響起，布袋戲台隨之燈亮。當戲台上光影燦爛，花園也彷彿沾染了些昏黃的光，可以隱約看見鬼魂幾條分別在花園中的涼亭裡、池畔或花台邊憩息著，像是都睡著了。)

(小姐與丫頭上，賞花，遊園。)

小姐 春香，妳看，金魚！

丫頭 金魚？

小姐 青山！

丫頭 青山？

小姐 杜鵑！

丫頭 喔！杜鵑！

小姐 鶯鶯和燕燕！

丫頭 鶯鶯！燕燕！

小姐 若不是來到花園，真正不知影春天原來是這麼美麗。

丫頭 便是，姹紫嫣紅，良辰美景。

小姐 不過——

丫頭 不過？

小姐 唉，姹紫嫣紅都開遍，良辰美景奈何天。

丫頭 小姐，景致這麼美，因何妳卻來感覺傷悲咧？

小姐 正是因為景致這麼美啊——青山自在，春天自美，就親像我的青春，那麼美，美伊自己的，全然不管我的心情，是歡喜，還是這麼呀寂寞？

丫頭 小姐？——啊，妳的心情我嘛了解，人在唱，美人無美命……

小姐 可恨的金魚！

丫頭 金魚可恨！

小姐 無情的青山！

丫頭 青山無情！

小姐 無聊的杜鵑！

丫頭 啊，無聊啊……

小姐 雞雞歪歪的鶯鶯燕燕！

丫頭 雞——小姐？

(小姐突然感到一陣氣悶，腳步踉蹌，幾乎要暈了過去。)

丫頭 (上前攙扶小姐)小姐？妳有要緊無？

小姐 春香——(哭泣)

丫頭 這春天的力量實在是太強大，小姐妳的身軀不堪住囉！

小姐 我頭暈暈，目睛前茫茫渺渺，我是站的，還是在飛？

丫頭 小姐，來，妳在這稍坐一下，我來去拿一些傷風藥啊給妳服用。

(春香下。)

(小姐猶是哭得斷斷續續著。)

小姐 啊，春香講了對，春天吃春藥，美人卻來無美命，在這個無情的世間、殘忍的現實世界，找無我的真情愛，何處？何處是我青春的良緣？誰人？誰人是我幽夢的牽連？——也罷，只好來去夢中相見囉，這般天氣，好困人

也——睏去囉。

(小姐睡著了，進入夢鄉。戲台上，燈漸暗。)

(花園裡閃爍起現代 pub 中萬紫千紅的燈光，電子樂音的迷幻節奏跟著大聲砰砰地充斥整個空間。整個花園變成一方舞池。小姐緩緩醒來，困惑地看著這空間的魔幻變化，起身，蓮步婀娜移出戲台，走進舞台上的燈光閃爍中。小姐在花園/舞池中漫遊。)

(〈驚夢〉一折裡【山坡羊】小姐睡中傾訴心中春情的吟唱響起，戲台燈亮，公子正站在那光亮之中，沉睡的鬼魂們幽幽醒轉，和回過頭去的小姐一起望向戲台，和公子相遇。)

(燈暗。)

第一場

(【山坡羊】的吟唱仍持續著，漸弱，至無。舞台燈亮，是夜晚，光影綽約，鬼鬼地浮動著。涼亭裡，教授身著古裝，手掌書卷一冊，看著，但不知是否在讀，眼光時而瞥向花園入口處。)

(少年自入口上，亦著古裝，手持一扇。)

少年 小生姓甯，名采臣，沒錯！正與《倩女幽魂》裡的甯采臣同名同姓，不過，我是桃園龍潭甯家的兒子，這是事實，雖然在大部分的時候，我比較希望自己無父無母啦。自從雞雞長毛以來，我就發現，原來，我是 gay 啊。這樣的事情，並不知道可以向誰說，爸媽嗎？孽子！同學嗎？變態！只好一直擺在心裡最深的角落。半夜驚醒，感覺雞雞腫得像大亨堡的時候，是那麼地空虛，與寂寞。有沒有一雙手，可以握住它，好好愛我——一年半以前，考上台北的高中來唸書，就聽說城市西南邊有一座花園，每到了晚上，就會有一個又一個跟我一樣的人們出現在花園裡，好不熱鬧。那麼，那個愛我的人一定也會出現吧？好幾次，我在花園的門外踮著腳尖，想看看裡面到底長什麼樣子，但是除了黑暗與樹，我什麼都沒看到，我知道，我必須進去，但我已經鼓起了幾千幾萬次的勇氣，直到今天晚上，我終於進來了——

(少年怯生生地漫遊花園，東張西望地，而教授早已經在少年自報家門時便悄悄來到他的近旁，保持著不打草驚蛇的距離跟在他左右。此時，一陣風吹過，樹影簌簌地顫動了一陣子。)

少年 好恐怖啊，那些影子一個一個都躲在樹的後面，暗暗的看不清楚，可是卻明明又睜著眼睛看著你，偷偷跟著你，好像鬼一樣，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撲過來了——我看，我還是趕快走吧！

教授 (一閃，至少少年眼前)美麗的少年，這麼快就要走了嗎？

少年 嚇？！

教授 別怕，在這裡的都是跟你一樣的人啊，沒什麼好怕的。

少年 我？我是，呃，我不是，不是，我是說，呃——你是——

教授 自家 TW 大學教授聶小倩，別懷疑，恰恰與《倩女幽魂》裡的聶小倩同姓名，只是，聊齋裡的聶小倩是女鬼，吾人則年四十出頭，有妻與子，還有公寓一層、車位一格，在市區裡，乃城市裡的中產階級與知識份子。別擔心，在對少年的自我介紹裡，我當然會小心謹慎地避免掉這些太過曝露身份的個人資料，畢竟，出櫃的只是我的同志身份，並不包括我的身家背景。我只是用一種帶著些微憂傷但不失成熟風範的語氣對少年說，喔，我很老了，待在這個花園裡很多年了，許多個晚上，我就像咕咕鐘裡報時的小鳥一樣，準時出現，直到現在，我也還在尋找著跟你所想尋找的相同的東西啊。我們都是一樣的，別怕。少年看起來有些放心了。於是，我稍稍透露了一點我的學者身份，並附帶提及我還不錯的經濟能力，你知道，這些小毛頭看起來是一朵朵純白的小花，要釣上他們，總還是必須釋放這麼點利多消息的，但，這也是我們這年紀的 gay 佬們僅有的一點籌碼了。

少年 這個人看起來都可以當我爸了，不過他說他是個教授，聽起來還不錯的樣子，如果他沒騙人的話——我應該相信他嗎？——看他的樣子，對花園好像很熟，我可以跟著他嗎？——Shit！超緊張的……

教授 少年，第一次到花園來吧？

少年 呃，我——嗯！

教授 一個人？

少年 那個，我，沒有，我有，不是——

教授 一個人也敢來，不怕這裡這麼多妖魔鬼怪！

少年 對呀！——他一定看出來我沒經驗了？

教授 別擔心，有一天你也會變成妖魔鬼怪的，來，要不要跟著我，我帶你去逛逛我們的花園吧！

少年 你不是在等誰嗎？沒有嗎？

教授 等你啊，我一直在這座花園裡等你啊。

(教授已經率先在花園中遊逛了起來，少年急忙跟上。)

少年 教授！

教授 別叫我教授，叫我哥哥！這是規矩！——什麼年代了，我又不是《孽子》裡的楊教頭，這些沒見過世面的小白臉，我是來尋歡作樂的，不是來當老師的。

少年 是，張國榮叔叔！

(教授以手中書冊攻少年之頭，少年擊扇相抵，逃過一劫。)

教授 不愧少年，大膽而無禮。

少年 寡廉鮮恥，也只有教授敢當。

(笑鬧中，教授與少年已行至涼亭前。)

教授 看月光攀上了飛簷，樹影擋下花園外的車聲喧鬧，少年，涼亭附近是夜晚的花園裡最明亮的一塊地方，許多人會在這裡坐著，或是慢慢地晃了一圈又一圈，等待別人來和他搭訕。

少年 怎麼我看到的人，大部分都躲樹後面啊？

教授 不是所有的人都敢來這裡拋頭露臉的，很多人要穿上一些很貴的衣服，或是剪了一個滿意的不得了的髮型、噴了什麼被下了迷香的香水，才有勇氣走到這裡來的，或是，要像你啊，青春無敵鐵金鋼，美麗俊俏的少年郎，才有資格站在這裡呀，讓那些躲在暗處的人遠遠觀看、欣賞，大多數的人都只能躲在那邊的，也有些人天生下來註定只能躲在那邊的——不如這樣吧，少年，你一個人在這邊站上一站，看看半小時內有多少蜜蜂蒼蠅會飛過來跟你搭訕？

少年 那你呢？

教授 我？我走開囉！

少年 不要，我才不要，我會——害怕！

教授 難道你也是天生下來註定只能躲在樹幹後面的？

少年 我——那你呢？你一定對自己很有自信，不然你怎麼可以一直坐在涼亭裡？

教授 我啊，老囉，即使我給我一盞 spotlight，大概也不會有人看到我吧——我坐在涼亭裡，是因為這裡可以看見整個花園，誰進來了，誰找到伴了，誰一直孤孤單單，誰離開，看到像你這樣又優又嫩的，我也不會錯過，你沒有發現嗎？所謂舞台，也就是視野最好的地方。

少年 一定也有人來跟你搭過訕吧，沒有嗎？

(停頓。)

教授 欸，不如這樣吧，我陪你在這裡待一會，這樣，我們可以看人，你也算是在花園裡初次亮相了，亮相了，就有詢問指數，有人詢問，也就開始有能見度囉。

少年 能見度？

教授 你會紅的！

(教授拉著少年在涼亭中坐下，少年不安地東張西望著。教授順勢指著什麼給少年看。)

教授 你看那邊——

少年 哪邊？

教授 那些穿緊身衣，胸肌練得好大塊的，有沒有？如果他們來找你，千萬別跟他們走，他們只想要一夜情的。

少年 哇，我也想練得跟他們一樣！

教授 你會的——有沒有看見那個穿格子襯衫戴眼鏡的斯文男孩，他來找你的話，也別聽他的，他會愛上你，跟你談戀愛！

少年 談戀愛有什麼不好嗎？來這裡的人，不是都想談戀愛？

教授 然後你就會想不開，你會死去活來，你會一直哭，接下來，如果你還不想殺他，你也會割自己的手腕，沒死的話，你就會變成你最討厭的那種人了。

少年 我還是想談戀愛？

教授 你一定會的！

(少年的眼光此時跟住一個身影，看他經過。)

教授 你喜歡這種型的？

少年 沒有啦！

教授 他跟你年紀差不多，不過出道比你早，你倒是可以跟他學學怎麼從我們這些老頭身上挖一點錢。

少年 他是騙子？

教授 NO，用換的，拿身體、拿青春來換啊。一個晚上可以續好幾攤哩。

少年 那是犯法的，不是嗎？

教授 犯法的是老頭們，青春是無罪的。青春那麼美好，老頭們即使嫖了幼齒的被關在監獄裡回想起來還是軟綿綿麻酥酥的啊——不過別跟那個穿夏威夷衫的禿頭男，他沒錢！

少年 一定跟錢有關係嗎？

教授 你是不要錢的嗎？

少年 我？——我大概什麼都不懂吧——

教授 好一句什麼都不懂——少年一定不知道，這句話聽起來多麼讓人心疼。

少年 也許，今晚應該乖乖上補習班去別翹課的，maybe，像這樣下了課的夜晚都該馬上回家別亂跑的。Oh！My God！你告訴我，怎麼自從青青春春以來，那一個又一個的亂夢，總是和一個又一個的英文單字，一道又一道的數學方程式一起出現——

教授 這世間果然還有如此白色小馬一般的少年嗎？是真的，或幻影？——白馬少年不都早就被誘拐怠盡，虐殺於花園底深處，怎麼這裡還剩一個，難道是鬼？還是說這是進化後的版本，所有殺人放火的配備，一一深藏在那純美無邪的容貌底？老頭啊，你這是提點他，玷污他，還是活該被騙？

少年 夢裡，夢裡有一個人，一張臉，對著我的耳朵吹氣，他說，他說什麼，那聲音忽遠忽近，搞不好只是在呻吟，他消失了，我追過去，看見他的背影，

背影拐了彎，又不見了，我跑啊跑，在不斷的追尋和拐彎之中，我才發現自己正站在一座像這樣的大花園裡——

教授 然後呢？

少年 他不見了。

教授 少年，你這夢也太青澀了，你沒有看清楚那個人的臉？說不定他正在跟你說，我買最新款的 NIKE 球鞋給你好不好啊？還是你要 S.H.E.的 CD？喔，你想去加州健身也行！你要愛啊，哥哥統統都給你啊！——夢要做得實際一點！

少年 青春這麼值錢？

教授 別這麼看輕你自己喔！

少年 我只想遇見夢裡的那個人——一個我應該遇見的人。

教授 會的，我保證你會遇見那麼一個的。

(此時，燈光聚焦照亮了水池，池畔浮出人影一抹，是一古裝少年，由布袋戲人偶飾演。)

少年 他是誰？——是他嗎？

教授 喔，別理他，他跟你一樣是個什麼都不懂的少年，你從他身上學不到什麼鬼東西的。

人偶 風啊風，請你吹動天上的雲，雲啊雲，請你遮住太明的月光，也遮著我，小生頭一擺逛花園，心裡實在是非常緊張，和驚惶——

少年 他看起來很害怕。

教授 你不害怕嗎？

少年 我——

(古裝少年人偶遊逛花園，一點點風吹草動都讓他退避三舍。)

人偶 這花園暗暝摸，人影藏在黑暗中，看攏無，啊，咁會一個啊一個攏是鬼，一個閃身撞到你，恐怖死，天公伯啊，你著好心來照路，給阮開一條明途！

少年 他是第一次來吧？

教授 是第一次啊——不過，那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少年 很久很久以前——他還活著嗎？

教授 大概也已經變做鬼囉！

少年 嚇！？

教授 很久很久以前的少年，第一次來到花園，他也跟你一樣害怕，好幾次轉頭就想落跑，但是他被擋住了，是一個叔叔。叔叔很好心叻，要他別怕，拉他坐下，叔叔說，這裡的人都跟你一樣啊，有什麼好怕的，花園外面的世界才恐怖啊。叔叔一邊說著，一邊用手輕輕摩梭著少年的臉頰，少年想躲，但叔叔的手掌好大，他的臉還是在叔叔手裡，叔叔又說：「弟弟，你好美啊，跟我走，好不好啊？我請你吃東西，買新衣服給你，好不好啊？」少年還不清楚叔叔想做什麼，他也不知道是自己願意，還是被強迫的，但是他幾乎就要跟著叔叔走了——

(突然，一陣又一陣急促的哨聲響起，還間雜著「警察來了」、「臨檢！原地別動」等等此起彼落的喊聲。一道強烈的 spotlight 打在古裝少年人偶身上，他先是一愣，接著忙不迭落荒而逃，下。)

教授 如果不是那個時候、那些完全沒有人權觀念的嗶嗶嗶，少年應該那個晚上就會死了。少年是幾天以後在報紙上看到那則新聞的。就在他第一次去花園的那個晚上，另一個少年在花園裡被引誘，帶到附近的賓館，在太激烈的性愛中，死了。

(古裝少年人偶突然自空中落下，掉在花園中央，一動也不動。少年受到驚嚇，躲到教授身邊。)

教授 兇手把少年的身體洗乾淨了，丟在花園底深處。白色的、乾乾淨淨的死少年身上，有深色的傷痕。報紙說，少年被性侵害了，刊出兇手的照片。很模糊，只是一個側面的回頭，看著少年。少年知道，是那個叔叔——叔叔是要帶走他的！叔叔本來是要跟他做愛，讓他死掉的！

少年 叔叔應該也不是故意的吧。叔叔是不小心的。

教授 如果不是那些可惡的警察，那麼少年就會死了，被丟在這個花園的深處，說不定不會被發現喔，就一直待在這個花園裡，到了晚上，就變成鬼，出來害這些好色的傢伙們。

少年 那——少年還活著吧？

(古裝少年人偶幽幽起身，繞著花園遊蕩。下。)

教授 少年後來又來到花園，只是，當他看見花園裡一個又一個少年都鮮嫩欲滴的時候，他才知道他已經變成一個叔叔了。另一個跟他一樣也是叔叔的傢伙盯著他瞧，滿臉不屑，然後搭著滿園少年其中一個的肩，走了。

少年 明明是少年，怎麼一下子就變成叔叔了？

教授 是啊——他想，他會不會也從這裡面拐走一個少年，然後殺了他呢？他還真想這麼做呢，只是現在的少年都也不是省油的燈了，等他全身被脫個精光醒過來的時候，少年們早就把他身上可以拿的全都拿走了，喔，沒有，還好衣服還留著，感謝上帝，他不用在腰部圍個紙箱裸奔回家了。

少年 教授——

教授 叫我哥哥！

少年 哥——哥！那個少年變成的叔叔應該就是你吧？

教授 你早就聽出來了吧？

少年 (笑)對啊！

教授 怎樣？這個故事夠悲慘吧？

少年 你經過這麼多年才又回來花園，你都跑哪裡去啦？

教授 唸書啊，唸了好多好多書啊，變成一個教授，會叫的野獸了，不，可能是不會叫的野獸吧。

少年 那你一定已經什麼都懂了。

教授 懂了，可是老了——不，我還是什麼都不懂，唸了那麼多書，可是，我的裡面，好像還是從前那個什麼都不懂的少年。

(少年突然把頭靠在教授的肩上。)

少年 哥哥——如果我跟你走，你會殺了我嗎？

教授 (笑)你說呢？

少年 你看，風把雲都吹開了，月亮好圓好大一顆——(用手摩梭著教授的臉頰)

月光把你都照亮了～！

教授 糟糕！那你一定看見我的原形了！

少年 有啊，我看見你還很年輕時候的樣子。好美啊。

教授 說吧，你要什麼，哥哥買給你？

少年 我要，我要你啊。

教授 你不害怕了？我會殺了你喔？

少年 嗯。

教授 月光真的好亮——

少年 如果今天晚上就這樣死掉，好像也沒什麼不好！

(少年再度將頭緩緩靠上教授的肩。輕輕地，響起了《牡丹亭》〈尋夢〉中【江兒水】的吟唱——)

(戲台燈亮，古裝人偶少年上場，而另一位少年人偶已經等在那兒了。兩人相見，在【江兒水】的歌聲中，共看明月。)

(燈暗。)

第二場

(吟唱聲起，是《牡丹亭》〈寫真〉裡的【雁過聲】。戲台燈亮，小姐端坐其上，正端詳著自己的鏡中容顏，良久，忽悲，輕輕啜泣。)

小姐 春香！

丫頭 是，來了。

(丫頭上。)

丫頭 小姐？

小姐 春香！我美無？

丫頭 小姐？妳——妳當然美啊！

小姐 妳騙我！

丫頭 小姐！妳天生麗質，按怎講我騙妳？妳——是不是有什麼心事？

小姐 妳看，我是不是有卡瘦？

丫頭 實不相瞞，小姐瘦很多，瘦嚙巴，但是，小姐還是很美。

小姐 唉——

丫頭 小姐自彼天逛花園返來，就一天瘦過一天，小姐傷風未癒，春香這就來去拿藥啊請小姐服用。

小姐 且慢，春香，藥啊免拿，拿紙筆和丹青過來。

丫頭 小姐？這——

小姐 去拿就是。

丫頭 曉得。

(春香下。)

小姐 (泣)啊，尋夢無著，相會無期。自彼日花園夢中與公子相遇，日思夜夢，如此這般，如今，照鏡一驚，見面不識，才知影這無望的相思把我的花容月貌吃得剩一副骨頭。眼前情緣已經難成，咁講美麗也得要跟伊消瘦落肉，若一日夢中郎君真正出現，恐怕難免驚得當作看到鬼。啊，矛盾。無

奈中心生一計，命春香拿來紙筆，趁美貌還未消失，攬鏡自畫，留給夢中的公子發現——

(春香上。)

丫頭 小姐，紙筆和丹青在這。

(小姐取過紙筆和丹青，就著鏡子細細描畫起來。)

小姐 想我青春少年，可憐卻著要自己畫著自己可愛的臉皮——(泣)——

(小姐一邊描畫，戲台燈光一邊也漸漸暗了。花園燈亮，是電視台粗糙的靈異節目裡特有的夜晚藍光，著古裝的女鬼已然端坐於水池之畔，就著水中倒影，細細地為自己的容顏上妝。豔美卻沒有血色生氣的一張臉。妝畢，女鬼似乎極不滿意，揮手打亂、抹去水池上那張剛剛成就的臉。幽幽嘆息，將梳妝的過程再重來一遍。)

(此時，一則電視台新聞報導硬生生插入這個花園中的古典時空。新聞報導 O.S.：好的，各位觀眾，記者現在所在的位置呢，就在新店山區，時間已經非常晚了，不過呢，稍早，幾天前失蹤的立委王明讚就是在這一帶被發現的，並且證實已經遇害。根據記者了解，王委員被發現時，胸前留下一個窟窿，心臟已經被挖走了，死狀極為淒慘。到底是誰如此兇殘下的毒手呢？警方目前已鎖定傳聞中一位在立委生前與他過從甚密的女子，展開深入追查。各位觀眾，現在呢，王委員的妻子已經來到命案的現場……)

(新聞報導著的過程中，女鬼仍一遍一遍重覆著將水中倒影出的自己打散，重新妝畫的步驟。)

(王立委的妻子著古裝上，東張西望，顯然好疑惑這裡是哪裡？怎麼有此亭台樓閣？)

女鬼 阿姐！妳來囉？

妻子 妳是？——是妳！

(妻子發現不知何時，自己竟已換上一套古裝，嚇得撲跌在地。)

女鬼 阿姐，免驚惶。

妻子 來人啊！警察先生，快來啊！我找到殺人兇手了，快過來啊！

(停頓。花園外沒有動靜。)

妻子 警察先生，兇手就在這裡，快過來啊！快啊！警察先生！

(停頓。花園外依舊沒有動靜。)

妻子 警——

女鬼 阿姐！你噁免叫啊，擱卡大聲也無人會聽到。

妻子 察！

女鬼 這不是一個普通的所在，不是逐個人都可以輕輕菜菜就行入來！

妻子 這——這是什麼鬼地方？

女鬼 這裡是我的花園。

妻子 你騙誰！這種荒郊野外會有什麼花園？

女鬼 所以我才講這不是一個普通的所在啊(走向妻子)。

妻子 妳別過來！

女鬼 阿姐？我——

妻子 妳這個殺人兇手！妳想連我都殺了是不是？

女鬼 我沒有——

妻子 警察很快就會過來了，妳最好站在那裡，什麼都不要做。

女鬼 我不是——

妻子 妳閉嘴！

(停頓。沉默。)

妻子 妳說！妳把我們明讚的那顆心藏到那裡去了，是不是煮來吃了？

女鬼 我沒——

妻子 妳閉嘴！

(女鬼搖頭，走向妻子。)

妻子 妳不要過來！

(女鬼受驚，折返，行至池畔，看著水中自己的倒影，嘆出氣來。)

女鬼 阿姐！我和明讚，阮兩人是真心相愛的！

妻子 妳閉嘴！明讚這個名字是妳可以叫的嗎？

(停頓。)

女鬼 我和王委員，阮兩人是真心相愛的。

妻子 住口！不准妳再說愛這個字！

女鬼 阮兩人是真心的。

妻子 鬼才相信！

(女鬼突然抬頭，慘白的臉拋給觀眾一個淒豔迷離又詭異的微笑，隨即轉身面對妻子。妻子全身打了個寒顫。)

妻子 這麼有心啊？那妳說，明讚給了妳幾棟房子？幾輛車？還是多少名牌啊？

女鬼 阿姐！小女子孤身一個，親像孤魂野鬼，若不是明讚真心相待，給我一個遮風蔽雨的所在，恐怕我的命運還是茫茫渺渺，像風吹沙、雨落水吧？

妻子 說得真好聽！

女鬼 我講的攏是真的。

妻子 當然要說得跟真的一樣，談情說愛是妳們的專業，賺錢的工具啊！

女鬼 阿姐！(女鬼捧心，做顛躓欲昏厥狀)

妻子 我不是王委員，妳不用演得那麼逼真！

(女鬼不支，撲跌於地。)

妻子 妳們這些不乾不淨的東西，以為我不知道妳們的目的是什麼嗎？妳們當然要懂愛啊，不然怎麼把全天下的笨男人都騙光光！

女鬼 阿姐，我是真心愛著明讚啊——

妻子 愛啊，愛，愛到把他的心都挖出來吃下去？

女鬼 我——

(停頓。)

妻子 妳什麼？

女鬼 我？

妻子 妳說啊？

女鬼 阿姐！我嘛是不得已——

妻子 妳這隻千年狐狸精，我今天就來揭穿妳的真面目，看看妳是吃了多少顆男人的心才練成這副德性。

(妻子突然發了狂似的撲向前去抓扯女鬼，意圖毀去女鬼容貌。女鬼只能左閃右躲，節節敗退。)

女鬼 阿姐，妳欲做啥？

妻子 我要撕掉妳的臉皮！妳以為妳很美是不是？我就讓妳看看妳那張人皮底下，長得有多青面獠牙，面目猙獰——

女鬼 阿姐，妳卡冷靜咧！

妻子 妳這隻鬼，妳這個妖怪，聽見沒有，妳是妖怪！

女鬼 阿姐——

妻子 誰是妳阿姐？

女鬼 阿姐，妳別逼我！

妻子 我逼妳？——妳把明讚的心還給我！

(拉扯之際，一個踉蹌，妻子撲倒在地，女鬼亦彈倒在一旁，幽幽嘆息。)

妻子 明讚啊，你怎麼那麼笨，隨隨便便就被鬼迷了心竅，這種專門做人家情婦的狐狸精，披了張美麗的人皮，就可以講得滿嘴甜蜜蜜，人皮底下，都是吃人不吐骨頭的，都是妖魔鬼怪啊，她才講了幾句，你就連心都給她挖去了，這下好了，沒有心，以後怎麼做人呢？我看你是永世不得超生了啊！

女鬼 阿姐，請你不佻按泥講。

妻子 殺人兇手！狐狸精！

女鬼 阿姐！那攏是壹週刊講的，我無，我無去誘拐明讚，更加無對依來相騙，請妳相信，明讚與我，阮是真心相意愛的——

(新聞報導 O.S.再度在花園中響起：……以下是本台的獨家追蹤報導，根據記者深入調查，一向以清新和專業形象著稱的王明讚立委，自從半年前

傳出了和這位來歷不明的美豔女子的緋聞之後，整個人像是被徹底洗腦改造過一樣，已經連續被八卦雜誌的狗仔隊拍到激吻、車震、上賓館的照片，也曾經因為疑似嗑藥在警方臨檢時上演大鬧街頭的戲碼，甚至傳聞有 SM 的性愛光碟在市面上流通，這次的意外死亡，坊間也是眾說紛紜，其中最激爆的說法是立委可能是在大玩性愛遊戲的過程中太過激烈失手，導致喪生——。)

(新聞報導中，戲台燈亮，同時有一盞 spotlight 打在花園中央，燈下，小姐孤影獨立，作愁思情困狀。)

(戲台上，公子翩然上場。)

公子 姐姐，四界找尋無你，原來你芳蹤在此！

小姐 (回頭相視)——見面不相識，公子是誰，因何到此？

公子 夢中的相會，姐姐放忘記囉。

小姐 你——

公子 姐姐，這花園的花有千百朵，卡嬌卡美也比不過一個妳，若有天仙下凡來，也會見笑回轉天庭去。

小姐 聽你講嘎糖甘蜜甜，更嘎感覺我是身在夢中囉。

公子 姐姐誤會囉，我講的句句屬實，咁著要挖心剖腹來證明。

小姐 啊？現實也好，夢中也罷，只要你是真的就好。

公子 當然是真，姐姐，在我的胸坎裡跳動的這顆心臟，請妳過來，感受伊的熱情，體會伊的愛！

小姐 啊！遮在我眼睛前的是什麼，我看不清，看不明，只感覺一陣燒燒、一陣暖暖，咁講，這就是感動的珠淚！

(小姐邊說邊退，先是嬌羞，後則婀娜，蓮步退向戲台。)

小姐 公子！你在叨位？

公子 姐姐——

(小姐縱身一躍，飛上了戲台，正巧落在公子懷裡。)

公子 在這！

小姐 是你！

(公子與小姐動作繾綣，《牡丹亭》〈驚夢〉中【山坡羊】吟唱聲起：則爲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兒閒尋遍。在幽閨自憐。)

公子 姐姐，我們那邊去。

小姐 哪裡去？

(【山坡羊】續唱：轉過這芍藥欄前，緊靠著湖山石邊。和你把領扣鬆，衣帶寬……。吟唱中，迷幻電音亦起，噁噁喔喔之聲，並不時有相關之新聞報導雜訊穿插干擾：傳聞不斷……女子會法術……養小鬼……更有可能她就是鬼……)

(「大膽妖孽！還不緊束手就縛！」，花園外晴天霹靂地降下這麼一句，接著，便是不絕於耳的道士誦經做法之聲。戲台上的小姐彷彿受到法術的控制般漸漸露出妖媚之態，日本 A 片女優似的不斷變身，時而是嬌羞少女，時而發出淒厲鬼叫，時而絞心似地憔悴，時而又欲仙欲死。)

公子 姐姐！妳按怎？——身體不爽快是否？——還是——姐姐——

(迷幻電音與誦經聲中，女鬼也感受到節奏與異界的蠱惑，由輕顫而瘋狂，身段如蛇般扭曲翻轉，如巫跳舞。然而，情慾帶給女鬼的並不全然是愉悅，她時而掙扎，時而痛苦，動作像是要甩掉什麼，像是甩不掉腳上的紅舞鞋因此只能繼續跳舞下去的女孩。)

(妻子看著女鬼，下意識地想學女鬼扭動身軀，但她扭不起來，她對節奏無動於衷。)

(突然，變身中的小姐的頭噴爆而出，離開身體飛上天——公子尖叫了起來，逃離戲台。失去了頭的小姐，仍無頭蒼蠅般在戲台上遊蕩，發出哀嘆，下。)

女鬼 啊——

妻子 (站起身)我看妳還能撐多久，就快露出原形了吧！

女鬼 阿姐！妳——我——

妻子 (對花園外)警察先生快來啊！——他們很快就會過來了，看妳往哪裡逃？

(女鬼舞至妻子面前，狠狠瞪得她又跌坐在地，隨即恢復旋舞中既痛苦又可憐的表情。)

女鬼 啊，阮，阮只是一個可憐的孤女兒——孤孤單單在飄浪，飄浪在這個世間的花園——青春花一枝，無人來照顧——是伊，是伊講今仔日開始讓我來好好疼惜你，伊講，為著你，啥麼都可以來放棄——你真美——什麼立委，啊，無啥麼，講到某子，給伊去——我這粒熱撲撲活跳跳的心臟，都給你——啊，為著你，這甘著是愛情幸福的滋味——我帶伊來到水邊，我欲看，欲看伊講最美最美的臉皮，在水底，我想我應該會看見——但是，啊，伊講——親愛的，你怎會面青青齒長長親像鬼——伊怎會看到鬼？怎會我目睛前只有一片白茫茫，啥麼都無若青冥——(哭泣)——不是講我江山美人，怎會目睛一下眨變妖姬——說啥麼攏總可以放棄，回頭第一個隨來放捨你——愛的時陣看到你，不愛的時看到鬼——(唱)講啥麼山盟海誓，講啥麼永遠欲作伙，你我離開，才短短三個月——既然講心是我的，又怪我把伊拆吃入腹？

(乍然一陣閃電劈雷籠罩了花園，女鬼被擊中，應聲昏厥在地。花園裡響起一片嚶噏嘈雜之聲，像是花園裡原本存在著的各種花草精靈，在末日時刻紛紛逃難去了。遭雷擊的女鬼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了。)

妻子 喂——妳死了嗎？

(妻子以為女鬼已經畏罪而亡，匍匐來到女鬼身邊查探，不意女鬼竟悠悠醒轉，妻子嚇了一跳，退避數尺。)

女鬼 阿姐，既然妳一心一意欲拿返去那粒心，我就成全妳吧，只是，心已經死、已經冷，拿返去嘛只是一項無路用的物件——

妻子 心在哪？

女鬼 也罷，請阿姐幫忙，扶我到水池彼邊——

(女鬼掙扎起身，很吃力。妻子見狀，只好上前扶她起身。兩人一起行至池邊。)

女鬼 攏這在！

(女鬼拉著妻子往池中探看。)

女鬼 一個啊一個查甫人，我攏把伊們的心冰在咧這，按呢卡不壞去——(在池水中揀選)唉，心取下來了後，一下仔就冷去啊，若無趕緊冰起來，就會流血流滴，很難處理，有一次，有一個查甫人，伊有心臟病，心還不赴冰就臭酸去，用個整個花園臭得欲死——

妻子 妳？(原來看著池水，卻突然驚駭得連退數步)

女鬼 (自池水中捧出一顆心)阿姐，這就是妳欲要的物件，明讚的心囉！

妻子 妳——妳的臉？

女鬼 妳已經注意到啊——

妻子 妳的臉？

女鬼 沒，阿姐，就親像妳看到的，我無臉！

妻子 妳真的沒有臉！

女鬼 是啊，阿姐，妳看到啊，這就是我的真面目，我不是青面獠牙，我只是無鼻無嘴無眼睛，我無臉。

(妻子嚴重地嘔吐了起來。)

女鬼 我不是像恁講的這泥壞這泥醜，我只是，只是不知影我是美還是醜，因為我根本沒臉見人。

妻子 妳天生不要臉，當然沒有臉。

女鬼 才不是，我還會記咧，在我還很細漢的時陣，我嘛同款有嘴有鼻有眼睛，只是鼻仔卡扁，大人攏會不時提醒我就要常常把鼻仔捏得高高，按泥大漢才會美，才嫁得出去。我就時常捏著鼻仔，捏得強欲喘無氣。但是，年歲愈大，鼻仔不變高，為什麼臉色卻一天一天無去，有一天，我照鏡的時，發現我的臉已經完全 fade out 了，我看著鏡裡底那張白慘慘的臉皮，想欲

哭卻擦無目屎。

妻子 哦？有這種事，難不成妳受了什麼詛咒？

女鬼 啊，彼天，就是彼天，我攞記得很清楚，我在眠夢，夢中來到一個花園，園中一叢大樹，樹下站一個書生。書生生做很緣投，講話的時鎮，滿園生香。伊講，滿園的花攞爲妳開，我的心嘛爲妳存在，姐，妳來囉，小生等嘎好苦。阮兩人相意愛，阮兩人翻過來攞滾倒返去——

妻子 還真激情！

女鬼 書生講，夢中的相會，請姐不倘放抹記。我看著伊，看著蝴蝶飛來飛去，這就是愛，全世界最著心的感覺，我哪會甘放伊去。書生有交待，姐，夢醒了後，妳一定要來找我？一定！我答應。

(妻子又一陣嘔吐發作。)

女鬼 書生自伊懷中拿出一隻針，姐，愛若只有甜，嚐一下就過去，要有痛，有痛才永遠會記住。這隻針刺下去，姐，記住，一定要來找我，我的心，只屬於妳——我就是在針煨的痛苦中醒過來——就是從彼天開始，我的臉一天一天 fade out 出去——(撫著她手中握著的那顆心)我知影，我必須去找一粒心，一粒屬於我的心，按泥我就可以找回我的臉！

妻子 妳也別來找我們明讚這種有婦之夫啊！

女鬼 爲著那粒心，爲著我的臉，我去買來一打又一打的保養化妝品，畫著那面什麼攞無的臉皮，畫出西施、蕭薔，最近流行的林志玲，我的臉就親像一個花靚裊的園林，昨日開牡丹，明日是杜鵑，我無臉，所以我有一千張、一萬張臉——

(女鬼敘述中，戲台燈亮，小姐端坐其中，取下自己的頭顱，執筆細細地描繪著。)

(公子走進花園，來到女鬼身邊，女鬼接過公子的布袋戲偶，操弄著，讓公子活生生的。)

女鬼 一個啊一個，查甫人來囉——一個啊一個，一句一句，我愛妳——親像當

年的夢中，書生的誓言，我的心是為著你存在——我知影，下手的時間已經到囉——

(女鬼將公子戲偶放在地上躺平，雙手高高捧起手中的那顆心。)

女鬼 挖出伊們的心，看著我的臉——但是，我做不到，因為伊一直講，我愛妳——

妻子 他們愛妳，因為妳是林志玲啊。

女鬼 因為我嘛愛伊們，我不忍心，我想，只要阮兩人你有愛我有情，總有一天我一定會看到我真正的臉。我一直在 delay，一直愛，一直畫，每一張新的臉皮攏是我想過千百萬遍的真面目。總有一天到底是哪一天？——彼天來了，在水面，查甫人講伊看到妳，講伊看到鬼，我才知影，又擱不赴啊，又擱是(唱)無情的太陽，可恨的沙漠，無情的環境迫阮墮落黑暗城——要趕緊行動，趁心還沒冷，趁查甫人還沒離開——

妻子 妳這個殺人兇手，妳殺了那麼多人，妳殺了我們家明讚(嘔吐起來)！

女鬼 是啦，我是兇手，我就是兇手啦——(唱)無情的環境迫阮墮落黑暗城，風塵的女妖精，誰人要娶做某子，嘆一聲，生成這款命，美人無美命——(演唱中，公子的執偶人上，擎起地上的公子，讓他復活，同時，戲台上的小姐也描畫好自己的頭了，裝上，是一張猙獰的鬼臉，公子見狀，嚇得落荒而逃。)

女鬼 是啦，我是殺人兇手，我是鬼，我想，這就是我欲找的真面目啦！

(妻子嚴重地嘔吐著。)

(花園外，響起一片叫囂的聲音，是警察：不管是誰在裡面，請注意，你們已經被我們包圍了，不要再做無謂的抵抗，馬上出來！)

妻子 聽到沒？警察來了，他們很快就會進來抓妳了，妳逃不了了！

(女鬼幽幽嘆氣，〈苦海女神龍〉的前奏響起，地面上慢慢升起一隻麥克風，女鬼開始演唱。)

(一片紅光，是火，開始慢慢包圍住整個花園。警察 O.S.：火已經燒起來

了，很快就會包圍住你們了，快點出來！聽到沒有？快點出來！)

妻子 我倒要看看妳能撐多久？

(女鬼抬首，她的臉已經被一團綠光充滿，兇惡而殘忍，繼續演唱〈苦海女神龍〉。)

(花園幾乎整個被紅色的火燄包圍了。妻子仍杵著。女鬼仍唱著。)

(瞬間，花園的火紅突然整個轉變成慘綠。燈暗。暗中，傳來一聲妻子淒厲可怕的慘叫，〈苦海女神龍〉還在唱著。)

第三場

(延續自上一場的〈苦海女神龍〉歌聲於壯烈中收束，戲台燈光隨即亮起，
丫頭扶小姐上。)

小姐 風微微，月光暝，阮是孤戀花一枝。

丫頭 阮兜小姐，自傷春病到深秋，吃藥仔無效，問仙仔不靈，就是整天在彼哀
聲嘆氣，吟詩作對。

小姐 心消瘦，無元氣，爲君唱出斷腸詩。

丫頭 小姐，今日來花園散步，妳的心情就放卡爽適咧！

小姐 青春穠，誰人害，變成落葉相思栽。

丫頭 小姐，身體若是不爽快，這稍坐一下。

小姐 病體沉，腳步重，回生恐怕已無望。

(花園燈亮，小姐離開戲台，走向園中那棵樹。)

小姐 這就是夢中嘎公子溫存的樹仔下，春香，我過身了後，埋我在這，我就心
滿意足囉。

丫頭 小姐，等妳病好，不一定夢中的公子就會出現，同生共死，按泥不是愈好。

小姐 時間太長，青春太短，既然一心尋死，幸福只有等待來生囉，春香，不是
我不想要活，是愛情不願意放我煞。

丫頭 小姐！

小姐 孤單阮——

(小姐母上。)

母親 我一個孤女兒！

小姐 薄命花——

(小姐父上。)

父親 孩兒！

小姐 親像瓊花無一暝。

丫頭 小姐！

小姐 阿爹，阿娘，不孝的女兒就此拜別。

(花園燈暗，《牡丹亭》〈鬧殤〉一齣裡【囀林鶯】的吟唱起。戲台接著燈暗。)

(花園燈亮，園裡出現兩位穿著北一女高中制服的少女，小范端坐在池畔，手掌著一個少女布袋戲偶，是為范十一娘，小封在涼亭裡，手中同樣掌著一個戲偶，是為封三娘。掌中戲偶隨兩人敘述而動作。)

小范 范十一娘，轄城祭酒之女，少豔美，騷雅尤絕。父母鍾愛之，求聘者輒令自擇——有人來求婚的話，父母就讓他自己挑選，但是，選來選去，都沒有她喜歡的——(起身，離開池畔)元宵至日，水月寺裡的尼姑舉辦「盂蘭盆會」，游女如雲，女亦詣之(戲台燈亮)——十一娘也去了！

(小范走上戲台，十一娘觀花賞園，小封離開涼亭，走進花園。)

小封 方隨喜間——正在觀賞的時候——一女子步趨相隨，屢屢回頭看她，似欲有言——欲言又止啦！

小范 十一娘打量著少女，是個二八絕代佳人呢，悅而好之——十一娘對少女心生好感，顧盼之間眼神總是盯著少女看。

小封 少女微笑著說——姐非范十一娘乎？

小范 然。

小封 久聞芳名，人言果不虛謬。

小范 敢問名姓？

小封 妾封氏——什麼妾？——我姓封，排行老三，封三娘是也。

(小范走出戲台，來到小封身邊。)

小范 於是，兩人把臂歡笑，溫婉交談。

小封 於是，大相愛悅，依戀不捨。

小范 《蒙馬特遺書》第十八書：甜蜜的戀愛時代！

小封 還不是喔，小范妹妹，這還只是女生和女生之間的手帕交啦，還不到那個

階段。

小范 愛悅又依戀，還不算是喔？

小封 那是古人的用法啦，古代的女生又不像我們現在這麼開放，可以隨便跟男孩子交往，那可是會被人家認為不三不四的，所以她們只好把情感的對象都寄託在女生的身上啦，這在古時候的女生是很正常的啊，不算啦。

小范 真的？那爲什麼十一娘將歸，封三娘凝眸欲涕？

小封 十一娘亦惘然。

小范 才認識一天，要分開時就這樣，不是一見鍾情是什麼？

小封 唉，從前交朋友多麼不容易啊，又沒有 E-mail，又沒有手機，每次相聚又分離，下次要再見面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

小范 那該怎麼辦呢？

小封 古代人自有古代人的辦法，妳看——三娘這不是取下了髮髻上的綠簪子送給十一娘當作信物了嗎？

小范 十一娘也取下一隻金釵回贈。

小封、小范 就此別過。

小范 十一娘既歸，傾想殊切——啊，真是想念三娘啊，只好拿出她送我的綠簪子來一解相思了，可是，不看還好，一看這相思卻更加深重了，(咳嗽)，過不久，竟然就害起病來了，姐姐，何時才能再見妳呢？姐姐，您又是否一樣想念著我呢？——時值重九，沒想到兩人一別，竟也過了半年有餘了，不見三娘的日子，十一娘仍然病著，無聊著，讓侍女攙扶著來到花園賞花。

小封 忽一女子攀牆來窺。

小范 觀之，則封女也——姐姐！

小封 好妹妹！

小范 姐姐！妳果然是把我給忘了，元宵節至今，您不來看我，連一點消息也不給我？

小封 妹妹，別後懸思頗苦，只因妾家去此尚遠，又貧賤者與貴人交，足未登門，先懷慚作呀。

小范 姐姐，妳講這麼拗口的文言文，根本就是藉口，不敢面對妳自己嘛！

小封 妹妹，我——

小范 我問妳，妳敢像我一樣那麼想妳、思念妳嗎？妳敢像我一樣爲了想妳、思念妳不顧一切，生著病，忍著疼痛嗎？

小封 我當然敢啊，我也當然想妳啊。

小范 妳不敢，否則妳不會說那些愛悅和依戀都只是朋友之情？妳也不會說離別時候的不捨只是因爲相見不容易，而不是愛！

小封 三娘此時突然淚如雨下，她哭著承認，她也同樣想念十一娘，想得肝腸寸斷，否則，她也不會遮遮掩掩地跑來花園外面偷窺了。

小范 請用第一人稱！

(停頓。)

小封 是的，我想你，我想妳並不比妳想我少！

小范 三娘，妳愛我嗎？

小封 姐妹之情，豈敢言愛？

小范 姐妹之間，爲什麼不能有愛？——妳又說文言文了！

小封 愛！

小范 再說一次！

小封 愛！

小范 那好，證明給我看？

小封 怎麼證明？

小范 嗯——照故事上寫的啊，妳要常常來這花園，陪我！

小封 那還不簡單，故事上就那麼幾句話而已，來就來，還需要愛不愛啊討論那麼久嗎？只是——

小范 只是什麼？

小封 妾來當須秘密——喔，我來這兒找妳的事要當作秘密，不可以讓別人知道，不然，那些喜歡隨便造謠的人，說長道短的，我們的事恐怕就會曝光了。

小范 既說姊妹之情，何懼曝光之有呢？

小封 耍嘴皮子！你答應我就是了！

小范 諾！——是！——於是，十一娘帶著三娘來到了自己的閨房，兩人同寢共眠，小倆口互訴衷腸，總是有講不完的知心話。

小封 日子一天又過了一天——

小范 十一娘的病慢慢地康復了，於是兩個姑娘義結金蘭，不管是衣服還是鞋襪，都互相換著穿，哇，好曖昧，好香豔刺激喔！

小封 妳總是這麼不正經，好好一個故事，給妳說得色色黃黃的！明明就是兩個閨中密友很正常的交往！

小范 哪有？這明明就是一個愛情故事，妳看，如果把這個故事的主角改成一個富家千金小姐去看元宵燈會時遇到一個書生，然後兩個人偷偷在小姐家的後花園幽會，不是一樣也可以！

小封 那——

小范 有人來了！

小封 見人來，則隱匿夾幕間。

小范 妳看吧，妳明明就心虛，如果只是單純的姐妹相交，妳幹嘛躲著不肯見人呢！

小封 妳總是喜歡把故事拗成妳自己的版本。

小范 故事本來就是看妳怎麼讀嘛！說故事的人心裡怎麼想，就會把故事說成怎麼樣！

小封 《聊齋》的故事本來就很中性，作者沒有說的話，都被妳一個人講光光了。

小范 故事本來就是中性的、客觀的，但是裡面充滿了暗示和漏洞，就看妳怎麼接收，怎麼填補。那是跟讀的人的慾望有關的。

小封 慾望？

小范 姐姐，妳對這個故事有慾望嗎？

小封 這是封三娘的故事，不是我的。

小范 妳進到故事裡，妳就是封三娘了。妳不認為這個故事有發展成女同志愛情的可能嗎？

小封 當然有，可是——

小范 姐姐，妳對我有慾望嗎？

小封 妳是說，封三娘，還是說我？

小范 妳，對我，有慾望嗎？妳要否認妳寫給我的那些信是假的嗎？妳要告訴我，妳親吻我，妳擁抱我，那都不是愛嗎？

小封 當然不是！

小范 既然有慾望，那就不要再遮遮掩掩了，照著我們的慾望把故事講完吧，不要再爭辯是不是的問題了！——快！在我們剛剛討論的時候，時間已經飛快地過了五、六個月了。

小封 啊，有這麼久了嗎？

小范 是啊，五、六個月以來，我爹、我娘多多少少也聽說我有妳這麼一個閨中密友了。

小封 一日，兩人方對奕，夫人掩入——

小范 下什麼棋，好無聊！

小封 連這妳也要拗，太得寸進尺了。

小范 對啊，這可是女同志版的〈封三娘〉！

小封 難不成妳想改成咱們兩人玩親親，被妳媽抓包！

小范 好吧好吧，還是下棋，下棋！

小封 夫人掩入，諦視，驚曰：「女兒的朋友果然標緻！」因謂十一娘：「有這麼好的閨中密友，為父為母的很高興，怎麼不早點告訴我們呢？」十一娘因達封意，夫人顧謂三娘曰：「妳能來陪伴我們家十一娘，我感到非常欣慰，

爲什麼還要躲躲藏藏呢？」

小范 妳看，我媽也很喜歡妳啊，妳幹嘛還要這樣呢？

小封 三娘默然拈帶而已。

小范 妳不要一直玩著裙帶，都不說話嘛！

小封 十一娘，我的好妹妹，妳總是這麼天真嗎？妳看這花園，煙花開遍，蝶亂蜂喧，到處留下我倆的形影足跡，想來多甜，可是妳有沒有想過，若有一天，這座花園沒了，我們的命運將是如何？

小范 (抱住小封)姐姐！我還是一樣愛妳！

小封 妹妹，在花園裡，你我雖然姐妹相稱，卻偷偷地是貨真價實的一對愛侶，但也只有在花園裡，我們才能夠被允許做這些他們不容許的事，才能騙過所有人的眼睛，就像是〈封三娘〉這個故事，如果不是作者只提供了描述，卻不像妳一直要過度詮釋，怎麼可能讓我們這樣找到敘述的空隙火熱地愛起來呢？——這是只屬於你我的花園，如今，讓外人發現了，恐怕我們幸福的日子也不長久了！

小范 姐姐，從今以後，我們不讓別人闖進這裡就是了。

小封 不可能的，闖進這裡的人只會越來越多吧——幾天以前，適出更衣，一少年丈夫，橫來相干，無端殺出來騷擾，幸而得逃，如此，復何面目——這樣的事，能夠去向誰訴說呢？

小范 一定是我那白癡哥哥幹的好事，我去母親那裡告他一狀就好了。

小封 千萬不可，這樣的時代，女子本來就不該出來拋頭露面，未婚少女見了男人更是應該趕緊迴避，這事張揚出去，只是玷污了自己的名聲而已。

小范 好煩喔，給男的輕輕碰一下就會死喔，這是什麼封閉的時代！

小封 也只有這種封閉的時代，才有專門讓女孩在裡頭做春夢的花園啊，兩個女的在裡面愛得死去活來，也沒人給她們貼標籤，叫她們 lesbian——也罷，既已被人發現，我離開便是了。

小范 妳要離開？

小封 然。

小范 姐姐——

小封 封堅辭欲去。

小范 妳要親手毀棄我倆的花園？

小封 妹妹，花開再美，也總要凋謝，花園就像青春，是屬於時間的，是暫時的，總有一天，會有媒人上妳家門來提親，總有一天，妳會披上嫁衣，成爲某人的妻子，那時，妳就再也不能待在花園裡了——

小范 那我永遠不嫁！

小封 妳不嫁，妳父母能讓妳不嫁嗎？

小范 這——

小封 還是妳要學現代人一樣，跟妳古代的爸媽「出櫃」？

(停頓。)

小封 妳會是一個美麗的新娘的。

小范 十一娘知不可留——姐姐？

小封 嗯？

小范 妳愛我嗎？

小封 忘了花園裡的事吧！

(小封離開。)

小范 十一娘伏案悲泣，如失伉儷——姐姐，我討厭妳，妳好懦弱，好迂腐，妳一點都不愛我！——怎麼這個女同志版的〈封三娘〉發展到這邊竟然哭哭啼啼起來了，難道真的像姐姐說的？花園裡的時光都是轉眼之間，哪裡有一個永恆的花園？或是有沒有什麼樣的方法，可以讓我和姐姐永遠留在花園？——我一定得聽父母之命，過完長長的無聊的一生嗎？

小封 三娘再度出現，已經是好幾個月之後的事了。

小范 那天，范家婢女外出辦事，黃昏時分回來，沒想到路上竟遇到封三娘迎面走來。婢女連忙拉住三娘的衣袖——請封姑娘同我一道回去吧！小姐對妳

朝思暮想，如今又害起病來啦！

小封 封亦惻惻——分別以來，三娘也同樣地不快樂啊——我也同樣地想著妳家小姐，這樣吧，別讓她的家人知道，入夜後別關花園的門，我自然會去。

小范 婢歸，告十一娘。十一娘喜，從其言，則封已在園中矣。

小封 相見——

小范 各道間關，綿綿不寐——就這樣互訴別後之苦直到深夜。

小封 三娘視婢女眠熟，乃起移與十一娘同枕，私語曰——妾知小姐未有婚配，以才色門地，何患無貴介婿，然紈褲兒不足取，如欲得佳偶，請無以貧富論。

小范 然。

小封 與小姐舊年邂逅處，明日再煩一往，當令見一如意郎君，妾少讀相人書，頗不參差。

小范 姐姐，我不會去的。

小封 何以故？

小范 姐姐，我不想把這個故事講完了。

小封 爲什麼？

小范 姐姐！妳還愛我嗎？

小封 妹妹，我——照故事走，妳會遇到的這個秀才孟安仁，雖然妳和他的婚事有些波折，但終究會開花結果，這個孟秀才才高八斗，以後可是個進翰林院的人才啊。妳的一生將是榮華富貴啊。

小范 我只想和姐姐永遠待在這個花園裡。

小封 妹妹，不瞞妳說，我其實是個狐仙——

小范 是狐仙又如何，我們都是 lesbian！

小封 在故事的設定中，妳遇見我，是爲了能夠完成妳的終身大事、美好姻緣的——

小范 妳就是我的美好姻緣！

小封 妳聽我說，在古時候，女孩子的婚姻總必須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別提愛情的自由了。在許多的故事裡，於是就設計了許多離魂、死而復生，或是鬼狐之類的角色，來幫女主人翁完成她自由戀愛的夢想，並且在歷盡一堆的苦難之後，承諾給她一個享用不盡的下半生。在〈封三娘〉的故事裡，我的出現就是爲了安排妳和孟安仁的婚事，以免妳爸把妳嫁給另一個不中用的傢伙。但是我僭越了自己的角色，愛上妳，和妳共享了一段秘密花園裡的時光，我很快樂，但也是莫大的罪過。我今天回來，只是爲了妳的婚事，幫妳完成妳的幸福啊。

小范 姐姐，妳說完了？

小封 妳想？

小范 我想反抗我的另一個爸爸，蒲松齡，誰叫他的頭腦那麼單純，以爲每一個女的都想釣一個金龜婿，爲什麼我的春夢裡要不是書生就是秀才？爲什麼我都還沒見過就註定嫁給一個我沒見過的傢伙？孟安仁的榮華富貴，又干我屁事呢？——我決定讓這個故事，在今晚就結束！

小封 妹妹，妳——

小范 我要去另外一個花園，另外一個永遠的花園，我會永遠待在那裡。

小封 命運的時辰，命運的相遇，就是明天了，妳若不去——

小范 不，今晚就是命運！姐姐，我愛妳嗎？

小封 我——

小范 我愛妳嗎？

小封 當然愛，可——

小范 我愛妳！

(小范吻小封，小封本來遲疑，但她仍然回應了小范的愛，兩人熱吻起來。吻著，小封哭了起來。)

小范 姐姐！妳愛我嗎？

小封 我愛妳！

(小封主動吻了小范，又是一陣纏綿悱惻的熱吻。)

小范 狐仙姐姐，妳慾望我嗎？

小封 Lesbian 妹妹，我慾望妳？

小范 妳敢面對妳的慾望嗎？

小封 什麼慾望？

小范 結束故事的慾望！愛的慾望！跟我去找另一個花園，永遠待在那裡的慾望！

(小范拿出兩瓶毒藥，一瓶交給小封。小封收下。)

小封 如果找不到呢？

小范 那我們也會永遠留在這裡，在今夜這個最美的花園裡！

小封 妳都想好了？

小范 對，妳，我，我們一起！妳要跟我去嗎？

(小封點頭。兩人互相交換了一個輕吻，接著，打開毒藥的瓶蓋。)

小范 這個世界不適合我們生存，我們到別的地方去！

(兩人一起喝下毒藥。)

(燈暗。)

(暗中傳來新聞報導 O.S.：本台消息，今天凌晨，花蓮發生自殺事件，兩位台北著名高中女校的學生，相約服毒自殺，互擁擁抱陳屍於花園賓館 208 號房，現場留有一封遺書，只簡單寫著：這個世界不適合我們生存……。音效漸弱至無。)

第二幕

廢墟

中場

(吟唱聲起，是《牡丹亭》〈冥判〉中的【北點絳唇】。戲台燈亮，威嚴立於台上。)

判官 升堂，帶犯人。

獄卒 犯人趙大、錢十五、孫心、李猴兒帶到。

(獄卒帶趙大、錢十五、孫心、李猴兒上。)

眾獄卒 威——武——

判官 趙大，你生前犯著什麼罪業，因何來到枉死城？

趙大 鬼犯沒什麼罪，只是唱 KTV 愛跟別人搶麥克風！

判官 嗯，接下來是——錢十五！你咧？何罪之有？

錢十五 鬼犯本來無罪，開建設公司、炒房地產而已，誰知影偷工減料，地動的時樓仔厝倒下來，壓死無辜的百姓一堆。

判官 這罪不輕喔，第三個，孫心？

孫心 鬼犯愛行花街柳巷而已，犯了每一個男人都會犯的錯，鬼犯若有罪，全天下查甫人攏該死！

判官 強詞奪理，罪加一等！李猴兒！你咧？

李猴兒 好男風——

判官 什麼南風？

獄卒 同性戀啦！

判官 這咁是罪？什麼罪？

獄卒 稟大人，這是原罪！不瞞大人，都加(剛剛)帶犯人升堂之時，還對我使目

尾，性騷擾？

判官 去！誰叫你多話！——叫鬼犯聽發落！

獄卒 聽判。

判官 聽仔細，這是判官最長的獨白！我攞自己加兩句。趙大，既然你愛唱歌，判你投胎做黃鶯，唱乎爽攞免繳錢；錢十五，下世人你就做一隻燕鳥，學起厝才不會害死人；孫心嘛，既然愛捻花惹草，就做蝴蝶好啊，採花吸蜜，不是正好；好男風的李猴兒，做蜜蜂最適合你，尾椎裡插一支針——

李猴兒 哎呦，叫我欲叮誰去？

判官 閒話減講，各人投胎各人去。

(犯人俱下，花園裡響起一片蝶亂蜂喧的嚶噏之聲。)

判官 無事退堂！

獄卒 且等！還有女犯一名。

判官 哦？帶上來。

(一盞 spotlight 裊照於花園中大樹上。小姐人立大樹下。)

小姐 女鬼見。

判官 哦，如此少年美麗的女子，因何亡故來到這咧？

小姐 奴家遊春賞花園，在涼亭仔下休暍，沒意到暍出一個夢，夢中一個書生，留連徘徊，明明一個多情兒。醒來了後，日日思君不見君，爲此感傷，壞了一命。離魂之前交待著婢女春香，將我葬在這花園大樹下，啊，姻緣難成，美夢難真。

判官 敢是講白賊？天下間哪有可能做一個夢，死一個人？

小姐 句句是真，傷情女兒心。

判官 也罷，既然被風花雪月而傷，轉世做鶯鶯燕燕便是。

小姐 啊——

判官 因何哀嘆，咁講妳欲做我的後房夫人！

小姐 不敢——啊——

獄卒 後花園花神到。

判官 請！

(花神上。)

判官 何事有勞花神姐姐一路風風火火趕到咧？

花神 救人犯一名，可免伊被貶做鶯鶯燕燕，也免給你這個死老頭收去做偏房？

判官 姐姐言重囉，我——

花神 閒話減講，這個女犯交給我。

判官 因何？

花神 此女所犯是夢中之罪，醒來本應即赦免，誰知伊一心尋死，才會陽壽未盡，死期就到。夢中情，也需人間成，婚姻簿上，伊還有一段未竟的姻緣，需要伊去做人家後，子孫滿堂，榮華富貴啊。伊的案例特殊，是生前幽歡，死後明配。

判官 也罷，人間事，剪不斷，理還亂，還是死死ㄟ來去好，退堂。

眾獄卒 威武——

(燈暗。)

第一場

(一盞 spotlight 射下，一個少年樣的布袋戲偶正巧立於光圈之中，背對著觀眾，黑暗中，傳來教授鼓掌和說話的聲音。)

教授 好青春、好完美的身體，如果從鏡子裡面看到你自己，你一定會愛上自己吧！

(戲偶前方出現一面鏡子，偶走向鏡子，撫摸鏡中的自己。)

教授 你聽過納西瑟斯的故事嗎？他在經過水邊的時候看見自己，他愛上了自己，再也離不開水邊，因為一離開，他就看不到自己了。他一直站在水邊，最後變形了一株水仙。

(幻燈〈創世紀〉畫中上帝與亞當指尖碰指尖的畫面，但被切成兩半，上帝在一邊，亞當在另一邊，漸漸向彼此靠近。)

教授 這是一個浪漫的故事呢？還是一個恐怖的故事？我想，如果少年離開水邊一下下，回來時卻看到倒影中的自己一下老了三十年，那才是真正的恐怖吧！那才是真正的變形！

(當上帝和亞當指尖碰著指尖的時候，鏡子亦驀然消失於黑暗之中。)

(花園燈亮，教授身著現代服裝，正拿著相機環繞著戲偶拍下各種不同角度的照片，同樣穿著滑板裝束的少年則總是立於教授身後不遠處，觀察他。)

教授 放輕鬆，自然一點，好，很好，笑啊，記得微笑，你笑起來的樣子真好看！

少年 這裡是哪裡？

教授 哥哥的研究室。

少年 研究室是做什麼用的？

教授 這張拍得很棒喔——嗯，研究室啊，就是我看書、寫字、改學生作業的地方啊。

少年 好多書啊！

教授 欸！——好，先別動喔！

(停頓。)

少年 你都帶他們來這邊啊？

教授 他們？

少年 你在花園裡認識的人啊！

教授 好，很好——當然不是，我只帶你來，要像你這麼單純美好的少年我才肯帶回來啊，有些少年才一出道，心就老了，那可不行，不過，你很好，你是表裡一致的！

少年 沒穿衣服我還是覺得怪怪的。

教授 你應該對自己更有自信點才對，對，就像這樣！

少年 這樣嗎？

教授 沒錯，你已經完全知道自己怎麼擺、怎麼動最迷人了。

少年 那都是你教我的啊！

教授 來，我們來讓你更迷人喔，ok？好，現在把你的雙腳抬起來！

少年 抬起來？

教授 對，就是這樣，再高一點點，讓我可以看見你的屁眼！

少年 好奇怪的動作！

教授 不，很美，你不知道這有多美！

少年 我覺得很奇怪！

教授 來，你現在試著把你的食指從你的屁眼伸進去——

少年 我不要！真的好奇怪！

教授 好好好，不要，那你別動，對，像剛剛那樣！

少年 你在拍什麼？

教授 現在，我會在你的屁眼裡放一些東西進去！

少年 什麼東西？

教授 會讓你興奮的，high 的東西。

少年 我不想拍了。

教授 等一下你就知道是什麼囉！

少年 我真的不想拍了！

(少年突然走到花園中央，一把就奪走正在為教授擺弄出各種姿勢的戲偶。)

少年 我又不是你的玩具！我不喜歡！我不想拍了！

教授 好好好，不拍，不拍了，你不喜歡，我們就不拍了。

(停頓。)

教授 你別怕，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做的，以後你就會習慣了。

少年 我不習慣！我不要！

教授 好，不要，我不是說現在，我是說以後啊——來，哥哥的研究室裡還有很多其他的好東西，你要不要看啊，我拿給你。

少年 不拍了？

教授 不拍了！

(教授拿出幾張光碟片，秀給少年看。)

少年 這是什麼？

(教授隨手一指，一部男男做愛的影片投影在花園一角。)

少年 Oh My God！我還未成年說！

教授 你就當作在上健康教育課吧，而且保證不枯燥無聊。

(教授又隨手一指，另一部男男影片投影於花園一角。)

教授 這些事情，你很快就會經歷到了，就先預習一下吧！

少年 也許，我還沒有準備好——

教授 你不想看嗎？

少年 不是！我只是——有點緊張！

教授 沒什麼好緊張的，你都來了啊！

(教授像音樂指揮家隨手又揮了幾揮，花園裡又多了好幾部男男影片的錄

像。花園裡已經充斥著一幅又一幅男男做愛的圖景，少年如入大觀園般，眼前應接不暇，轉繞著身體。)

少年 在這個世界上，原來有這麼多 gay 嗎？

(一張全家福的照片，教授與一女子、一孩子端坐於照片正中央，三人笑容都甜美，我的家庭真可愛。靜止的照片鑲嵌在一堆流動的激情影像中，格外顯眼，少年很快就注意到了，他不再看其他的影片了，而專注看著那張全家福。)

少年 這是什麼？

(教授再一揮手，全家福瞬間消失於花園之中。但很快地，全家福又顯影出來，其他的男男影片則一一消失了。)

少年 這是什麼？

教授 那沒什麼。

少年 我不是看不懂！

教授 那只是我的另外一份生活！

少年 你結婚了？

教授 是的！

少年 你不是 gay 嗎？

教授 是啊！

少年 我不懂！

教授 你怎麼會不懂？我只是一個結了婚的 gay，很多人都是這樣的，說不定你的爸爸也是，說不定哪一天你也會結婚生小孩。

少年 你剛剛怎麼沒有跟我說？

教授 這不重要。

少年 你騙我！

教授 很抱歉第一次就讓你遇到這麼複雜的情況。

少年 剛剛在花園裡的月色那麼美，我還以為，你是花園裡最不一樣的那個人！

教授 少年，你的年輕是你最大的優勢，可是也是你的弱點，如果你活在我這種年紀，活在我這種狀況裡，你就會知道，又老又醜是怎麼一回事，你會知道沒有人理你有多尷尬，你知道，這一切有多難嗎？

少年 我還以為你是個很有智慧的哥哥！

教授 我只是一個老色鬼！

少年 你天天在花園裡騙人？

教授 我很珍惜夜晚在花園裡當 gay 的時光，但是在其他時候，我是個結了婚的男人，我是個爸爸。

少年 你騙了我，你也騙了你的家人和小孩。

教授 這個世界並不需要那麼多道德的。

少年 你教我認識我自己，可是你知道你自己是誰嗎？

教授 不要因為你自己年輕，就以爲看什麼事情都是對的，你不是出生在我的五〇年代，你也沒有多活這三十年。

少年 你不怕我去把你的事情說出來？

教授 這我相信，最純潔的少年，也擁有最邪惡的力量！你要不要試試看？

少年 這是不對的。

教授 沒有什麼事情必須是對的才能去做。

少年 我想走了。

(少年欲走出花園。)

教授 你想走了？

少年 對。

教授 你別走！

少年 我跟你不一樣！

教授 你不要走！

(教授開始拉扯少年，阻擋少年離開。)

教授 你不要走，好不好？不要離開我！——你想要什麼？蔡依林的 CD？還是

Nike 的球鞋？我這裡都有喔——還是你要別的？我有錢，我買給你，我給你錢——你要多少，你說，我給你，三千，還是五千！

(少年仍然執意離開，情急之下，教授只好拿出一疊大鈔，直接塞進少年的手裡。也許，實在是從來沒有看過那麼多錢，少年愣住了，呆在原地，沒有動。)

教授 你留下來，這些全部都是你的了！

(少年像是還在思考著什麼的時候，教授走過來吻他、抱他，少年握著錢，接受了，不過，才一會兒，他又不要了，他抵抗著，和教授拉鋸著，大鈔散落一地。)

少年 我不要錢，我不要了。

教授 都是你的了！

少年 我想走了，讓我走。

教授 你別走，你還要什麼，我都給你。

少年 你不要過來，我什麼都不要！

(兩人分開，各自退守花園一端，但教授仍然擋住少年，不讓他走。)

少年 我不想了，你不能讓我走嗎？

教授 一旦踏進花園，就沒那麼輕易能離開了。

少年 你不怕我告你，誘拐未成年人？

教授 那我就更不能讓你離開了！

(一團綠光籠罩了教授的臉，臉上的表情邪淫而恐怖。)

少年 妖怪！你——你想做什麼？

教授 甯采臣！

少年 聶——聶小倩！

教授 我不是聶小倩，我是姥姥！

少年 放了我！

教授 書生！你還以為只要裝出那一副天真無邪的樣子我就會放了你嗎？你以

爲你不要我的錢、不貪美色，就能逃得過一劫嗎？告訴你，道貌岸然沒有用了，年輕人！

少年 (唸經)南無阿彌陀佛，南無觀世音菩薩——

教授 我聶小倩如今也是飽讀詩書，難道還仰望你日後金榜題名，讓我飛黃騰達嗎？我聶小倩有妻也有子，需要你這傢伙來給我一個完整的家庭嗎？我今天就是吃定你了！

(少年突然發現自己全身無法動彈。)

少年 你想幹嘛？

(教授伸出舌頭舔，少年感到臉頰溼黏黏的。少年的嘴巴被強行打開，原來教授正隔空親吻他。少年感覺到周身都被一道長長的舌頭舔遍了。)

教授 不愧是少年啊，才這麼輕輕刺激一下，就硬了！

(教授手一揮，少年被扯向左邊，再一揮，又被扯向右邊。教授亂揮，少年像被操控的人偶一樣，不能自主地跳起舞來了。)

教授 我叫你往東，你就往東，聽見沒有，現在往西，迴旋，彈跳，再跳，再迴旋，很好，就是這樣，笑，要笑啊，你微笑的樣子真好看！嗯，越來越自然囉，我的納西瑟斯，看看你自己啊，水仙，準備好要射了，我要你射，你就射！

(少年突然像被重擊一般向上向後噴射，隨即一動也不動，癱軟倒臥在地上了。教授上前扶起少年，察看，少年緩緩甦醒。)

教授 公子！你醒啦！謝天謝地！

少年 這是哪裡？你是誰？

教授 這裡是蘭若寺的後花園，我是小倩啊。

少年 我的頭好痛！

教授 你還好嗎？

少年 不好！

教授 都是我不好——你懲罰我吧！

少年 我是誰？

教授 你是甯采臣啊，甯公子，你懲罰我吧，都是小倩不好，你懲罰我吧！

(教授拉著少年的手去打自己的臉，一遍一遍。)

教授 你懲罰我吧，你懲罰我吧！

(教授下，當他再度上場的時候，手中多了皮鞭手銬之類的刑具。)

教授 懲罰我，快！

(教授將皮鞭塞進少年手裡，少年疲弱地揮了一鞭。)

教授 快！用力一點！

(少年再揮一鞭，勁道比剛剛大了一些。)

教授 對！很好，就是這樣！

(教授來到花園中央，躺下，呈大字型。)

教授 把我銬起來(少年找到手銬，把教授銬起來)——很好——來懲罰我！

(少年踉蹌來到教授面前，站定。)

教授 揮動你的皮鞭，懲罰我，快！

(少年沒有動作。)

教授 揮啊，我要你揮你就揮，聽見沒有！

(少年揮了一鞭，狠狠地，教授發出哀爽。)

教授 對，就是這樣，好舒服，快，再來。

(少年連續揮上幾鞭，教授發出呻吟。一鞭，再一鞭，少年打出快感了，興奮賣力地揮著。)

少年 爽嗎？

教授 爽，好爽！

少年 爽你要叫啊！

教授 就是這樣，就是這樣，懂嗎？

少年 我要幹死你！

教授 喔，好爽——

(少年不斷地揮動鞭子，越來越起勁。教授則不斷地淫叫。少年揮鞭的身影越來像舞蹈，彷彿優人神鼓，鞭響富有節奏並且邁向高潮。就在鞭舞到達高潮的時候，少年與教授同時發出一聲狂吼，花園裡的燈光完全轉綠，隨即燈暗。暗中傳來兩人的喘息。)

(燈再度亮起時，少年與教授俱躺在地上，性愛之後的疲累。此時，教授與少年的容貌和身體已經互換。變成教授樣子的少年掙扎著撐起半身，環顧週遭，看見剛剛兩人爭執時散落在地上的紙鈔，他爬行著將紙鈔一張張拾起。變成少年的教授亦起身，看著別人使用著自己的身體，撿拾鈔票，並一一疊好。)

教授 這是你應該給我的，我應得的。

(變成教授樣子的少年頭也不回離開了花園。少年容貌的教授目送著自己的身影離開，微笑著，然後，他來到水池畔，看著水中自己的倒影，撫摸著自己的臉頰，不忍離開半步。)

(戲台燈亮，代表教授少年時的戲偶站在那裡，臉上是青綠色的光。)

(燈暗。)

第二場

(暗中，傳來電視頻道不斷切換著的嘈雜聲。燈漸亮，立委王明讚身著現代家居服，坐在涼亭一角，手中握著遙控器，正對著戲台的方向不斷按壓著。在某一次切換後，戲台上燈光逐漸亮起——)

(小姐與公子兩人著大紅色的古代婚禮裝束上，O.S.：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對拜，送入洞房。小姐與公子行禮如儀。)

小姐 相公，奴家猶原是含苞待放之身。

公子 先前的幽會，凍抹條的情情愛愛，娘子玉體豈能無損？

小姐 那是夢中之魂，結了婚，如今才是正身奉陪。

公子 那按泥，新婚的感覺是如何咧？

(妻子著現代家居服上，一把奪走立委手中的遙控器。)

小姐 相公，今日才知有此人間之樂啊。

(妻子對準戲台按下遙控器，戲台燈光乍然熄滅，發出ㄉ的一聲。)

妻子 王明讚，你可不可以移動一下你的屁股，不要整天到晚對付那臺電視，這齣戲已經重複幾百遍了還在播，你還看不膩啊。

(立委轉過身去，相應不理。)

妻子 東牆又坍了一角，有空你也好歹去把這爛花園修一修、補一補，這種地方還能住人嗎？

立委 喔，反正我們本來也不是人了。

妻子 (把遙控器丟回給立委)好！那你就繼續去做你的春夢好了，都做鬼了還要風流！

立委 能做什麼呢？什麼都不能做了，死也都死了。

妻子 你還真的想做什麼啊？

立委 唉！想當年，一腳踩進這個美麗的花園，還以為遇見的是個天仙，沒想到美是美，卻是個女鬼，如今死在這裡，還被挖了心，真的是永世不得超生，

什麼都不能做了！

妻子 這都是早就知道的事，你卻還拉著我一起下水——

(說著，妻子的嘔吐症又犯了，激動地乾嘔了起來，吐著吐著，咚地就吐出一顆心來。)

妻子 (將心丟給立委)拿去！你今天的晚餐準備好了！

立委 (把心又回丟給妻子)怎麼這個星期都是黑胡椒口味的，換點新的啦！

妻子 什麼口味？什麼口味？

立委 ——糖醋的好了，呃，不要，上星期吃過了，嗯——還是要蔥爆或是乾煎的呢？——好煩啊，都吃過了，沒有別的新口味了嗎？

妻子 你還真敢得了便宜又賣乖啊，我這麼辛苦地吐，本來還想，這種忍辱負重吐心救夫的事蹟傳出去應該是會被大大表揚的，沒想到，你就這麼不成材，扶不起的阿斗，害我一起跟你一起變做鬼，你還能挑剔！

立委 我求你不要再吐了，每天吃一樣的心，我已經倒胃口了。

妻子 你以為我喜歡吐啊？自從死了以後，三不五時要這樣重複生前的執念，一吐再吐，每天至少吐上一回，像懷胎十月一樣吐得死去活來，吐出一顆心來餵你、養你，只想讓你重新做人，怎麼樣？我都吐成習慣了，你還嫌煩！難到你就註定是個沒心肝的傢伙——

(妻子哭了起來。)

立委 今天是幾號了？

妻子 這種日子，過三天跟三十年有什麼差別嗎？

立委 怎麼做鬼這麼無聊？

妻子 是啊，無聊，自從你被那女鬼挖了心，我又被她發威嚇死，我們就只能被關在這個破爛的小花園裡——你倒好，還是做你的大老爺啊，種花剪草一樣也不會，天天面對這個荒涼的景象，我告訴你，我才真的無聊。

立委 奇怪，鬼的世界不是應該要陰森森的，很恐怖，很淒慘嗎？充滿了各種可怕的傳說，怎麼我們兩個的存在卻像是不存在一樣？

(停頓。沉默。)

妻子 欸，我最近練出了一點嚇人的功夫，你要不要看看？

立委 哼？

妻子 來嘛，看一下啦。

(妻子起身，像練外丹功一樣抖動起身體，漸漸地，一團綠光籠上她的臉，她怒眼圓睜，伸長了舌頭，努力做出一副鬼嚇人的樣子。)

立委 老套！

(妻子臉上的綠光瞬間消失，她則回復成一副晚娘面孔。)

妻子 算了，那繼續來無聊好了。

(停頓。)

立委 嗯，既然變不出什麼新把戲，不然，我們來玩花園裡最經典的扮演遊戲好了？

妻子 什麼遊戲？

立委 就是書生在花園裡遇見女鬼，然後天雷勾動地火的遊戲啊！

妻子 又來了！

立委 來來來，我演書生，啊，妳本來就是女鬼嘛！

(花園燈暗，戲台燈亮，鑼鼓絲竹之聲響起。當花園再度放光明時，只剩妻子一人蹲坐於池邊優雅地書梳著她的雲鬢，動作彷彿一尊布袋戲偶。)

(立委扮書生上，動作亦模仿布袋戲偶。)

立委 窮愁潦倒一書生，上京趕考困途中。前些日子因雨耽擱了行程，這幾天只得加緊趕路，以免誤了考期。來到這荒郊野外，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突然眼前出現一座秀麗雅緻、小橋流水的花園，難不成是陶淵明誤闖了桃花源啦。先不管這荒涼地面憑空冒出花園一座是多麼不合理了，先進去找個落腳處歇息再說——

(妻子回眸，看見立委，露出嬌羞表情。)

立委 啊哈，原來這裡不只有花園，還有美人呢，真是夢裡尋她千百「遍」，伊

人卻在燈火「爛珊」處。姐姐，小生一片閒情愛煞妳哩！

(立委湊近妻子近旁，妻子則低頭不語。)

立委 姐姐，我倆那邊講話去。

(立委牽起妻子的衣袖，妻子蓮步相隨。)

立委 (唱)轉過這芍藥欄前，緊靠著湖山石邊。和你把領扣鬆，衣帶寬，袖梢兒
搵著牙兒占也，則待你忍耐溫存一晌眠。

(立委欲抱妻子，妻子推開。一推，一抱，推推抱抱。探戈音樂起，兩人
合跳了一段探戈。音樂轉成華爾滋，兩人碰恰恰起來。接下來，吉魯巴，
兩人緊接著跳吉魯巴。然後，黏巴達，貼身熱情的黏巴達。)

妻子 然後呢？

立委 沒有然後，就一直溫存下去就對了。

妻子 書生不是應該日漸消瘦，發現美人原來是鬼，嚇得半死嗎？

立委 然後呢？

妻子 然後，女鬼可能會良心發現，離開書生，或是修成正果和書生共結連理啊
——

立委 然後呢？

妻子 書生金榜題名啊！

立委 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溫存，溫存到地老天荒。

妻子 不玩了！

(黏巴達音樂嘎然而止，但立委還在扭，妻子則忿然走開。戲台燈暗。)

妻子 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立委不再扭了。停頓。沉默。)

立委 不如，我們來玩點更炫的，更 high 的！

妻子 什麼啦？

立委 妳最喜歡玩的——醫生，與小護士啊！

妻子 唉叻——討厭啦！

(妻子隨即下場，立委則正襟危坐，看起來正認真辦公的樣子。妻子上場，手上拿著一堆報表，和一支超級大針筒，努力裝出前突後翹的樣子。)

妻子 醫生，人家來了！

立委 嗯。

妻子 醫生，好討厭喔，剛剛有病人摸人家那裡(托胸)。

立委 喔。

妻子 (托胸)那裡耶——那裡嘛！

立委 嗯。

妻子 醫生，你看，我的裙子烘乾後好像變短囉。

立委 嗯。

妻子 醫生，你看是不是變短了？

(妻子，左顧右盼撩著自己的裙子，最後跳起旋舞來，以一個劈腿作結。劈腿後，妻子痛得差點爬不起來，掙扎了很久才站直。)

立委 喔。

妻子 醫生，人家新買了一件比基尼呦！我就穿在裡面，我把護士服脫掉，你幫我看看好不好？

立委 嗯。

妻子 不然，我拿水倒在我的衣服上，讓它變得好透明，好不好？——(妻子拿了一杯水倒在自己身上)喔，醫生，你看，人家好溼好溼喔！

立委 嗯。

妻子 ——看來！我只有使出絕招了。

(妻子擎起手上的大針筒，一股腦往立委身上注射下去。注射完畢，半晌，立委沒有動作。)

妻子 變身啊？

立委 嗯。

妻子 什麼嗯，變身啊？

立委 什麼？

妻子 什麼什麼？喂！我針已經打下去了。

立委 喔！

(立委很機械式地變成狼人，撲向妻子，咬她，跟她強索。)

妻子 喔，不要，醫生不要，不要，yamede——嗯——喔，要，再猛一點，再狠一點——

(妻子演得起勁，但動作卻愈顯出模仿 A 片般做作不自然。)

立委 好假啊！

(立委突然起身，走開。)

妻子 (仍保持著性愛中扭曲怪異的姿態)王明讚！你給我回來，請你有始有終！

(委員逕自走到戲台前，拿起遙控器，看他千篇一律的電視。)

妻子 不中用！

(妻子自噁自哼，企圖把遊戲完成，但要不了多久她也放棄了。妻子離開花園，回來的時候手上多了一只盤子、一付刀叉和幾瓶罐的調味料，她將先前吐出來的心盛盤，撒上調味料，切片，一個人默默吃將起來。)

(靜默。)

(戲台燈亮，花園外傳來了嘈雜的聲音。立委與妻子面面相覷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女主持人手持麥克風走進花園，一邊撥著手機，撥通後，嘈雜聲暫歇，只剩下巨大的嘟嘟聲迴響在花園裡，O.S.：喂——，受話者是個男的，此處 O.S.的男聲音效處理應加大音量甚至加入回聲，使其聞之有如天神上帝正在說話。)

女主持人 喂！立強，我佩宜，我們已經到現場了，你在哪裡？

(立強 O.S.：我在電視台啊，等一下還有個節目企劃案的內容要跟他們討論，我老婆剛剛 call 我要我等一下送她和小孩回家，今天大概是趕不過去

現場囉！他們呢？)

女主持人 他們還在準備，等一下就開始錄！

(立強 O.S.：好！那妳幫我跟他們說一聲，對了，待會錄完影，找個理由讓他們先走，妳留在那裡等我，我帶你去——)

女主持人 留在這裡？你找這什麼景啊？陰森森的——

(立強 O.S.：好了，我要去忙囉，聽我的話，我會帶妳去一個神秘的地方喔！kiss bye！)

(電話隨即掛斷，回音消失，嘈雜聲再度傳進花園裡來。委員與妻子好奇地東張西望，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攝影師揹著攝影器材和法師走進花園。)

女主持人 製作人說他電視台還有會要開，今天可能不過來了，他要我們先錄，早點收工。

攝影師 恁娘咧！怎麼又搞這種飛機啊，景是他勘的，導演也是他，不來搞屁啊！

女主持人 我——

攝影師 閒仔話減講咧！——等一下讓特技小組先去準備，妳跟法師先錄開場白，照腳本走就對了，(對法師)你就看這個女的說什麼，配合一下，表示這裡真的有「東西」就對了，no problem！——好，各自去準備，我喊 action 就開始！

(三人開始排列成拍攝隊形。)

妻子 明白了沒？

立委 當然明白了，好懷念以前那種站在鏡頭前的感覺啊！鏡頭一對準，神明就附體了，摔麥克風啊，幹架啊——

妻子 別只剩一張嘴啦，你知道該怎麼做吧？

立委 ——怎麼做？

妻子 你是日子過得太清閒，老年癡呆了是不是？怎麼做還要來問我，拿出我們的絕活，現身啊！

立委 喔，對對對，現身喔，我們真是當老百姓當太久了，老虎不發威，還以為我是病貓呢，是吧！

妻子 我們要讓人們重新意識到我們的存在，我們要重新回到媒體的懷抱裡！

攝影師 Action！

(立委和妻子被這麼一聲嚇到，趕緊先退開。)

女主持人 各位觀眾，平常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歡迎再度收看《捉神搞鬼》，我是鬼美女外景主持人佩宜，今天『有鬼』單元帶您直擊的現場是——你們可以看見，這裡是一座花園，雖然現在已經破爛不堪，但曾經一定是非常美麗的。根據目擊民眾指出喔，每到了半夜啊，這邊總會不時傳出一些淒慘的哭聲，還有喔，有人看見一個非常美豔的白衣女子在花園裡飄過來飄過去，好恐怖啊，對不對？據說有時還會出現一座很漂亮的戲台，上演一些才子佳人的戲碼呢——

(立委走到女主持人和法師的背後探頭探腦。)

攝影師 卡！——那誰啊？工作人員走開好不好？你入鏡啦！

女主持人 (和法師同時回頭探看，立委走開)——沒有啊，沒有人啊！

(停頓。攝影師再仔細看了一下鏡頭，果然沒有人影。)

攝影師 好，算了，繼續錄吧！——Action！

女主持人 據說啊，在這個恐怖的花園背後其實有一個非常悲傷淒美的故事喔，據說啊，女鬼本來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女子，可是她的愛情卻非常地不順利，每一個她愛上的男人最後都拋棄了她，於是，她整個人都變了，變成一個復仇女神，殺了一個又一個對她負心的男人，當她了解到幸福再也不可能屬於她的那一天，就在這座花園裡喔，她上吊自殺了，可是她發誓，即使做了鬼，也不放過那些害她變成這樣的男人——

(妻子拿著碗盤和刀叉對著鏡頭跳起舞來。)

攝影師 卡！——喂，外面的，搞清楚狀況，ok？還沒輪到道具出場啦！

(O.S.：我們還在準備啦！什麼都沒有做！)

(每個人都看著那些在空中飛舞的碗盤刀叉，沒有說話。好一會之後，攝影師揮揮手，示意錄影繼續。)

女主持人 那個——天啊——啊，不是——呃，各位觀眾，透過鏡頭你們可以看見那些飛舞的盤子和刀叉，大師口中已經開始不停地唸唸有詞(法師發現自己被鏡頭帶到，趕緊做唸唸有詞介)——大師，你是不是已經發現靈界人士了？

法師 怨念很深啊！她說，她被打擾了——

女主持人 大師感受到這個花園裡匯聚著一股強大的怨氣，會不會就是這個殺人無數的女鬼呢？大師，您可以為我們指出女鬼的所在位置嗎？您是否要跟她嘗試溝通一下？

(法師突然整個人倒在地上痙攣翻滾呻吟，並不停撕扯捶打自己的身體。)

法師 (女聲)可恨啊，可恨的命運，我不甘，不甘死啊——

女主持人 連大師也被女鬼附身了，可見得這女鬼法力與道行之高啊——大師，您還好嗎？

法師 (男聲)大膽妖孽，納命來！——(女聲)自悲自嘆，歹命人——(男聲)哪裡走？——(女聲)憑你這隻三腳貓，也敢找恁老娘開刀——(一陣男女聲混雜的啊啊喔喔)

(女主持人面對法師失控的表演只得退守一旁，無法置喙，攝影師趕緊上前搶拍。)

妻子 真的還假的啊？

立委 這裡哪有什麼美豔的女鬼？

妻子 你當我不是個東西啊？——不過，既然他說看到女鬼了，我們就真的讓他看見好了！

(大師突然一個箭步往前衝，女主持人和攝影師連忙跟將上去。但大師衝到一半便愣停在原地，雙眼發直地往戲台的方向看。)

女主持人 大師似乎又發現什麼了？

(戲台上，燈漸漸亮，一個穿著小姐衣飾但臉色發青表情猙獰的戲偶身姿款擺朝大師招手。)

小姐 來嘛——

(停頓。靜默。大家都在等法師進一步的反應。)

法師 有鬼啊——

(法師連滾帶爬逃出花園，立委與妻子撫掌大樂，連聲讚好。)

妻子 接下來輪到誰了呢？

女主持人 大師？大師！呃——各位觀眾，這個女鬼的法力顯然太強了，大師必須，大師，呃，他要再去拿更多的靈符——

(攝影師放棄攝影，走進涼亭中納涼。)

妻子 不錄啦，這怎麼可以呢？

立委 會不會做得太過頭了？

妻子 想想辦法啊！

攝影師 說不定這裡真的有鬼吧，這種節目做多了，總要碰上那麼一兩次真的，也不知道製作人怎麼找到這個場景的，還真能掰，掰出這麼一段女鬼為情所困的劇情——

(女主持人隻身走到池邊，想撥手機，攝影師悄悄來到她身後。)

攝影師 偷來暗去的，想打電話給誰啊？——不用裝了啦，全公司的人都嘛知道了，這種事也沒什麼了不起，還在那邊偷偷摸摸！

女主持人 我打電話給誰，關你什麼事？

攝影師 好可惜啊，我是男的，當不成狐狸精，不然只要張開大腿就可以讓薪水漲個兩三倍，我也要做！

女主持人 你不要太過份！

攝影師 妳才不要太過份！——啊，不如換我被鬼上身，失控搞了女主持人，這麼突破靈異節目模式的橋段，一定能讓收視率飆破 2%，哈，到時候製作人是要慶功呢，還是氣我上了他的女人？

女主持人 你想幹嘛？

(攝影師擎起攝影機對準女主持人近逼。)

女主持人 你不要過來喔！

(女主持人節節後退，退無可退時跌坐水池邊，此時，妻子也悄悄來到女主持人身邊。一道恐怖的綠光泛起，籠罩了女主持人的臉，同時，妻子的臉也是青面長舌，展現了苦練多時的鬼樣，戲台燈亮，鬼頭小姐再度出場，身姿婀娜對眾生招手。立委閒納涼在一旁看著。)

攝影師 有鬼啊——(尖叫著逃離花園)

立委 啊——

(尖叫的立委跌坐在地。)

妻子 你也被鬼嚇到了嗎？

立委 她？——一模一樣啊，她，她就是當年挖走我的心的女鬼啊！

妻子 什麼？你別嚇我！

立委 我騙妳幹嘛，妳自己看吧！

(立委與妻子或遠或近再仔細觀察女主持人。隻身一人被留置在花園裡的女主持人備感無助，欲撥打手機求援，然而彼端遲遲未有人接，總是轉進語音信箱去了。語音信箱 O.S.重覆撥放：您撥的電話未開機，請稍後再撥——)

妻子 果然是她！還是那一副裝可憐的樣子，就是這副模樣把你們這些老不死的男人搞得心都丟了。

立委 真的是她啊！我沒說錯吧！

妻子 就是這個殺人兇手！——不過，我怕她幹嘛呢？現在她轉世做人，我變鬼了——

立委 這麼多年不見，不知道她還記得我嗎？

妻子 可憐啊，生做了人，還是逃不過做人情婦的命，真是狗改不了吃屎，也算她倒楣吧，回到這個命運的花園，當鬼當了那麼久，終於等到一次害人的

機會了。

立委 她還是一樣的漂亮啊。

(立委走近女主持人。)

妻子 老色鬼，你想幹嘛？

(女主持人想離開花園，但一直聯絡不上答應來此接她的製作人，進退兩難，來回踱步，立委像隻花蝴蝶圍繞在她身旁，用盡各種花招想引起注意，諸如跳跳芭蕾、外丹功、變魔術等等，可惜女主持人什麼都看不見。)

(一團綠火籠罩了妻子，並漸漸蔓延整個花園，妻子的眼睛漸漸睜大，舌頭伸長。女主持人查覺情況有異，頭臉慢慢轉向了妻子的方向。)

立委 妳想幹嘛？不要啊——

(立委箭步上前扳住女主持人，不讓她轉身。來不及了，女主持人只忽覺周身不能動彈，卻已經看到了，只是，她看到的並不是青面獠牙的妻子，而是被立委護住女主持人的舉動引發了嘔吐症宿疾的妻子。她看見綠光衰褪後一個不斷嘔吐的女人，吐著吐著，竟吐出一顆心來。)

(女主持人嚇得驚聲尖叫，跌仆在地，掙扎著爬行至水池邊，乾嘔起來，但，邊嘔著，女主持人卻從水面上看見了自己的臉了，她看見了，凝視著，像是第一次看見，她伸出手，想碰一碰水中那張臉，但又怕弄皺弄壞了它，於是把手伸回來了。)

(立委過來察看女主持人的狀況，他也從水面上看見了她的臉，漸漸出了神地看著。)

(戲台燈亮，丫頭伴著小姐上，小姐手執長卷一幅，漸漸展開一幅已完成的自畫像，圖窮處，繁絃急管響起。)

丫頭 畫得好！畫得好啊——

(妻子雖仍嘔著，但見兩人突然陷入沉默，捧著剛剛吐出來的心過來了，她看著水中女主持人的臉。)

妻子 原來這就是她的臉啊！

(妻子手中的心突然發出一陣亮光，花園裡隨即萬紫千紅，春色無邊。)

(燈暗。)

第三場

(戲台燈亮，公子荷鋤上。)

公子 已經來到花園，只見荒煙野草，亭台半倒，叨位才是姐姐沉眠的所在——
啊，彼邊一叢大樹，樹下應該暎著姐姐——(向四處祭拜)老土地，請你顯
靈顯聖，今日開山，專為請起小姐，不要你死的，要一個活的——(挖墳
介)

小姐 公子！

(Spotlight 射在大樹上，小姐活生生端然立於樹下。)

公子 姐姐！我日思夜夢的親愛的姐姐！妳擱活過來啊！

(《牡丹亭》〈回生〉中【催拍】吟唱聲起，花園燈亮，公子離開戲台，兩
人相會於花園中央，一起看向觀眾，燈暗。)

(暗中，傳來一個老老的声音在說話。話語中，戲台燈漸亮，一個拄拐杖
的老婆婆出現在戲台上。)

土地婆 本人管理這個花園的土地婆，管理這個花園的土地婆就是我本人。恁不
倘看這野草叢生，人去樓空，貓仔放鳥仔屎，哪提起當年，不講恁不知，
此地嘛是大戶人范家的後花園喔。當年，范家的十一娘與伊的閨中密友封
三娘就是在這初戀愛情酸甘甜，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可惜，就是可惜
這兩個字，這款的愛情無情的世間無法度來接受，兩個美麗的少女雙雙對
對、對對雙雙相招來喝毒藥自殺囉。可憐的范家擱想功兩個人是不小心來
吃著老鼠藥，傷心歸傷心，心傷歸心傷，也只好將查某子沉埋在這個花園
內，這個封三娘因為無朋友無親故，范家也一併合葬，給兩人做一個啊姐
妹伴，代誌發展到這，這段秘密的戀情也算是有一個，有遺憾啦，嘛是有
圓滿的結局。不意到，想不到，孟安仁彼個秀才彼個憨呆竟然還是照著〈封
三娘〉這個故事的安排來挖墓，給十一娘回生了後，娶起來做夫人，隨後
也不知影搬到叨位去囉。如今這多年，大概也榮華富貴了吧。呀范家後來

在別的所在做生意，愈來愈發達，嘛搬走了。唉，時間走，人流轉，剩這個花園卻還在咧，只是苦了我這個孤單老人守著這個殘破的花園雅居。唉。咦。今啊日聽到園外傳來一陣 Benz 的車聲，不知有什麼貴人還會來這——

(花園燈亮，范十一娘著現代貴婦人裝牽著一條狐狸狗上，狐狸狗由封三娘飾演。)

十一娘 三娘，來！

土地婆 唉呀，講人人到，講鬼鬼到，想不到竟然是范十一娘舊地重遊，看伊的梳妝打扮，果然是大富大貴之人囉。咦？妙就妙在，這狐狸狗竟然是封三娘投胎轉世，擱號做三娘。若按泥，人狗相伴，也算是愛情圓滿。

十一娘 三娘，把拔有事先去辦喔，妳跟馬麻就在這邊待一下，別亂跑！亂跑馬麻踹妳喔！

三娘 (低鳴)嗚——

(三娘跟著十一娘在花園裡遊逛。)

十一娘 怎麼已經變得這麼荒涼了啊？

(三娘發現這裡就是她和十一娘昔日熱戀的花園。)

三娘 汪！——汪！——汪！汪！汪！

十一娘 別吵！三娘！——

三娘 汪！

十一娘 妳討打是不是？——坐下！坐下！聽到沒有？——坐下！

(三娘只好乖乖地坐下。)

三娘 嗚——

十一娘 也不能怪妳啦，三娘，妳一定不知道這個荒廢的花園對馬麻來說，是多麼重要的一個地方！馬麻這輩子最快樂的日子，幾乎都是在花園裡度過的！

三娘 (站起)汪！

十一娘 坐下！

三娘 (坐下)鳴——

十一娘 來！握手！

(三娘用狗與人握手的方式，和十一娘握手。)

十一娘 乖——三娘！妳知道妳爲什麼叫三娘嗎？就是爲了紀念花園裡的一個朋友，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時馬麻才十幾歲，每天都跟三娘在園子裡追逐嬉戲，每天都有講不完的話——

(三娘聽到這裡又想站起，但是站到一半想起又會被喝令坐下，便又坐回去了。)

十一娘 這是馬麻一直放在心裡的秘密，我和三娘，我們之間的愛情，可是，我也知道，這樣的愛是不會有結果的，三娘，妳知道馬麻的意思嗎？兩個女生之間的那種——

三娘 鳴——

十一娘 那天，我提議去找另一個花園，一個可以讓我們永遠待在裡面的花園。我給了三娘一瓶毒藥，我們一起喝下去，那是那個時候的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辦法。我不知道，命運最後還是把我又挖了出來，它不讓我自給決定，要我去過它幫我設計好的一生！就像一個人做了一場夢，夢裡變成狗，醒來發現自己還是個人！

土地婆 咁講，十一娘認爲做狗比做人攔卡快樂，這多年啊，人攏老啊，伊還無忘記花園的過去。

十一娘 妳每天在我旁邊跟來跟去，一定認爲我過得很幸福吧？世間都說像安仁這樣的男人，有才氣，有出息——

(三娘聞聞嗅嗅，彷彿發現花園裡有什麼東西，走開去，找著。)

當然，安仁很好，我過得也很好，反正，這個社會只要給他安插個漂亮的經歷和身份，我就不愁吃不愁穿了，再壞，算計一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也是可以過去。三娘！我是不是不應該再想生活好無聊這樣的話了？我是

不是不要再想過去的事？有時我還真羨慕妳，只要懂得坐下和握手，其他的也不必多想！

(三娘找到一支金釵，是當年和十一娘第一次見面時，十一娘送給她的訂盟信物，於是，跑著刁去交給十一娘。)

十一娘 這是？——這不是當年在元宵燈會上第一次遇見三娘，我送給她的金釵嗎？三娘，妳在哪裡找到的？

(三娘對著剛剛她翻找到金釵的地方吠叫個不停，又轉頭對十一娘叫著，有很多話想對十一娘說的樣子。)

三娘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十一娘 這麼多年了，金釵還在！三娘，妳呢，妳在哪？——(喊)三娘，妳在嗎？我在這裡啊！三娘，妳在哪裡？

三娘 汪，汪汪，十一娘，我在這裡，我在，我一直都在妳身邊啊！汪！

(十一娘走到三娘發現金釵之處，睹物思人。)

十一娘 姐姐！不管怎樣背叛自己的命運，好像都還是走到這一條路上來了，早知道當初聽你的話，照你所說的做，結果不是都差不多嗎？還是，如果一切都依你，不要選擇，不要抵抗，今天我就會比現在快樂？今天的無聊，是昨日最大的報復。想著花園撲蝶，小樓夜語，花園彷彿還開滿了花，你似乎還在我的身邊，姐姐，我想妳呵——(哭泣)——

(三娘沒有叫，她知道怎麼叫都沒用，於是靜靜地蹲坐著，看著十一娘。)

土地婆 唉！這種情形連我一個老歲仔人看到嘛想欲哭，一對相意愛的姐妹啊，明明日日夜夜伴作伙，卻是一個人，一隻狗，言語不通，見面不熟識，尤其這隻狗，有心無嘴，咁那會曉汪汪汪，也罷，我就小小啊違返一下啊天條，做一個好人，待我變來——

(土地婆輕輕一揮拐杖，風雲一閃，三娘立時由蹲而站，狗變人了。三娘突然站了起來，一時不大適應，還想蹲回去，才發現自己已經有了人身，大喜。)

三娘 汪！——啊，妹妹！

十一娘 三娘，坐(回頭)——

(停頓。兩人對視。)

十一娘 姐姐！是妳！

三娘 妹妹！

十一娘 姐姐！——妳怎麼會在這裡？

三娘 我一直都在妳身邊啊！

十一娘 妳沒死？

三娘 我是三娘啊！

十一娘 三娘！姐姐！——三娘？

(十一娘發現狐狸狗三娘不見了。)

三娘 是我！我是你們家狐狸狗三娘啊！

十一娘 妳是狗？

三娘 我是三娘！——我死了，後來投胎轉世，就是妳們家的狐狸狗三娘！我一直都在妳身邊——

十一娘 姐姐！真的是妳！

三娘 真的是我——我跟以前不一樣了嗎？

十一娘 姐姐，這麼多年不見，妳過得好嗎？妳的臉上有傷——

三娘 我過得好不好？妳應該很清楚啊(笑)。

十一娘 姐姐？——對不起，我不知道妳是我們家狐狸狗三娘，不然我不會那樣踢她、踹她、打她，也不會一直叫她坐下、握手。

(三娘突然摀著臉上的傷口，露出痛苦的表情。)

十一娘 姐姐，對不起，我弄痛妳了。

三娘 (笑)我的傻妹妹，騙妳的，畢竟人狗不同，我不會怪妳的——倒是這些年，我一直陪在妳身邊，其實，妳這一向以來的心情，我都看見了，了解了，明白了。

十一娘 原來姐姐一直都在我身邊！

三娘 是啊，每次看到你情緒低落，我都會在來到你旁邊，安慰你啊！汪汪汪！

十一娘 原來三娘一直汪汪汪惹人嫌都是——

三娘 是啊，只是妹妹你都聽不懂罷了！

十一娘 姐姐，可是你既然是狗，又怎會變成人呢？

三娘 我也不知道，剛剛突然一撐，就站起來了。

（十一娘四下張望，沒發現什麼奇怪的人或神奇的力量。）

十一娘 姐姐，這是真的嗎？

三娘 我也覺得像夢一樣！

十一娘 我真的好久好久沒看到你了，我以為我這輩子都不可能再看到你了。

三娘 我卻是每天都陪在你身邊啊！

十一娘 姐姐，我們還能像從前一樣，久別重逢，偕歸同榻，快與傾懷嗎？

三娘 再相見，各道間闊，綿綿不寐？

十一娘 嗯？

三娘 當然！

（三娘與十一娘手牽手來到涼亭，同坐。）

十一娘 準備好了嗎？

三娘 說吧。

十一娘 你想我嗎？

三娘 我想你。

十一娘 你慾望我嗎？

三娘 我慾望你！

十一娘 你愛我嗎？

三娘 我愛你！

十一娘 我愛你！

三娘 我也愛你！

十一娘 (英語)我愛妳！

三娘 (英語)我愛妳！

十一娘 (日語)我愛妳！

三娘 (日語)我愛妳！

十一娘 (法語)我愛妳！

三娘 (法語)我愛妳！

十一娘 (德語)我愛妳！

三娘 (德語)我愛妳！

(花園裡響起煙火施放後綻開的聲音。)

十一娘 姐姐，妳跟我回去，我們再也不要分開了，好不好？

三娘 好——啊，妹妹，我——這——

十一娘 怎麼了？

三娘 如今恐怕是不可能了！

十一娘 姐姐？

三娘 如今妳已是個有家室的人，有了孟安仁，有一大家子樣照顧，而我也不再是一條狗，怎麼還可能共同生活呢？

十一娘 那妳再變回去好了？

三娘 妳要我再變成狗！——妳要我們每天四目交接，卻不能交談？妳要和一條狗做愛？

十一娘 我是 lesbian，卻不愛人獸交，怎麼辦？

三娘 恐怕是沒有辦法了！

(停頓。)

十一娘 姐姐！我有辦法了！

三娘 哦？

十一娘 我跟你一起變做狗吧！

三娘 妳要跟我一起變狗？

十一娘 這是唯一的辦法了，只有變成狗，我們才能在一起，永遠待在這個花園裡。

三娘 妳還有丈夫，還有家庭，妳不——

十一娘 姐姐，如果不是遇見妳，我的人生就只是這樣了，如今第二次遇見妳，我更不要我的人生變成那樣了！

三娘 妳——

十一娘 一起變成狗吧！

三娘 可是，我也不知道怎麼變啊？

十一娘 嗯——既然能變人，一定就能變狗，我們找找看吧！

三娘 妳確定嗎？

十一娘 是這隻金釵的關係嗎？——嗯，一定是這隻金釵的關係！剛剛妳找到金釵就變成人了？

三娘 試試看？

十一娘 我變囉？

三娘 嗯！

十一娘 (揮舞金釵)變！變成狗！——變！人變狗！——變變變！我是一隻狐狸狗——

(土地婆未現身，但聲音卻巨大籠罩了花園，像上帝天神。)

土地婆 佢真正願意？

十一娘 誰？誰在說話？

土地婆 佢真正願意作伙變做狗，永遠行逗陣？

十一娘 我願意！

土地婆 我可以幫忙佢，成全佢，給佢永遠作伙，不過，先前為著給佢姐妹仔一訴相思的機會，我已經干犯著天條，把三娘變做人囉，所以，這是最後的機會，也是考驗著佢愛情的機會，佢變做狗了後，就不行ㄟ攞要求變倒返來人囉，按泥，佢還是願意？

(停頓。)

十一娘 我願意！姐姐，妳願意嗎？

三娘 嗯，我願意。

(土地婆上場。)

土地婆 好啦，若按泥我就好人做到底，本人管理這個花園的土地婆，管理這個花園的土地婆就是我本人，恁的真情使我感動，任的愛，人間找無，做狗成就，爲著恁，我出面破壞故事的結局、人間的法律，上天保佑，希望恁以後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三娘、十一娘 多謝土地婆！

土地婆 隨我來啊，人間哪無愛，上天嘛會流目屎，變——

(三娘與十一娘立時由站而蹲，變成狐狸狗，伸著舌頭。)

三娘、十一娘 多謝土地婆！

土地婆 大功告成，真累，來去睏囉。

(三娘、十一娘目送土地婆下，兩狗互望著彼此許久，笑著。)

三娘 妳也變成一隻狐狸狗了。

十一娘 我們永遠都不會分開了。

(兩隻狗在花園裡追逐嬉戲，耳鬢廝磨。)

(花園燈漸暗。)

(一陣 Benz 車聲由遠而近，停在花園門口，一個男人說話的聲音由外面傳進來。)

孟安仁 十一娘！

(燈亮，孟安仁上。)

孟安仁 十一娘，好了，準備走了！——跑哪裡去了？

(孟安仁在花園裡走動四處找，兩隻狗開始對著孟安仁狂吠。)

孟安仁 咦？三娘，妳怎麼自己在這裡，馬麻呢？(抓起三娘的狗鍊)——妳不乖喔，怎麼可以跟野狗一起玩呢？野狗的山上很多跳蚤和傳染病的！(兩隻

狗還是吠著)——走，跟把拔找馬麻去！

(孟安仁強行要把三娘拉走，三娘抵死不從，叫著。十一娘則圍著孟安仁狂吠。)

孟安仁 三娘，妳今天怎麼那麼不乖，走——不走，是不是？

(孟安仁一腳朝三娘踹下去。)

三娘 嗚——

(三娘被踢得腿軟，失去抵抗力氣，一下子就被孟安仁拉了出去。十一娘追到花園門口，又折回來，到戲台前對著戲台狂吠，她想喚醒土地婆。)

十一娘 土地婆！三娘被抓走了！土地婆！妳醒來啊！土地婆！妳快醒醒！

(土地婆沒有出現。花園外傳來 Benz 發動，開走的聲音。十一娘追了出去。)

(花園空了。口吠和車聲漸遠至無。)

(沒有聲音，花園空了。)

(狐狸狗十一娘從花園門口踱進來，他向左走向右走，走哪邊都不是。)

十一娘 嗚——

(十一娘來到水池邊，孤單望著池水中化成狗的自己的倒影。)

(一陣風吹過，落花如雪。)

(燈漸暗。)

劇終